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九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錢楊諸大老

適見諸鄉達尊老先生見示不勝皇悚表了凡進士公倦爲民造福至意僕豈無人心者而不爲從史之錢使僕不思爲三吳之士庶計獨不思爲子孫計乎始兵公見示以蘇松二郡條對僕覽之中有灼然可裁者亦有勢不能裁者此見爲可裁而實那作他額

不肯裁者於可裁之中又有須兩臺奏請者亦有可  
徑行者僕勸其奏請宜明經行宜速即勢有不能裁  
與那作正額者亦開款咨部倘得寬一分民受一分  
之賜即該部定執不允然後榜諭士庶知曉毋使表  
君受德而諸公受怨至於兵公欲定擬畫一以爲十  
年規則毋使每歲造冊官有詳畧之殊吏得上下其  
手僕美而勸之何嘗敢有沮也夫言事者之易而當  
事者之難易者之怯而難者之勇此恒情也撫公素  
不通書札往來今忽以僕藉口則恒情之外所不可  
測矣毋乃兵公之誤傳或撫公之誤聽乎哉不然彼

豈忍嫁禍不才使得罪於諸鄉達尊及士庶也謹當  
露書以白兵公望日至郡謁撫公力從吏之苟不盡  
心爲民請命者有如日適遭亡女之變草草不悉伏  
祈照亮

王雲竹大叅

世貞無似辱從老伯於東省許之臭味之末間以職  
事不能時執通家子弟禮蓋至於今歎焉天助讒慝  
奪賢者之用不獲使布之嘉隆間然八閩之地士子  
瞻依如泰山北斗依稀元晦先生之在延建所伸又  
孰多也家弟自閩還私幸獲侍几杖謂謾謾松下風

不減元禮而藹然春溫勝之即世貞甚妬其違而悔  
昔者之鹵莽也敢因藩役人便聊布區區世貞積衰  
成嬾汨沒苦海似稍離去而離蟲之障猶在今亦且  
付之亡是公矣陳林二年伯不敢草率通姓名便聞  
奉致聲不備

徐子與方伯

歲暮有宜城張簿者赴閩中一函不腆之書以附得  
無浮沉否唯是閩之於助楚也則豈惟風馬牛之不  
相及而足下之專使者耳矣淪淪二章以寵光我母  
論餘

情即不佞五十非天墨墨苟生耳幽憂之

抱盡於自述及荅家弟長篇今錄上當爲我一酸鼻也示新稿讀之雄辭麗字層出而饒氣或中稍有蹊徑者小訂之即堪入梓不佞一序便是岑樓寸木何足增高而卷卷於伯玉兩言者欲破世人標榜之疑也然無乃蛇而足乎哉子相專祠足徵友道不墜非足下不能作此振人眼鼻事僕亦安敢居薄立就一碑辭付去力或可相藉不朽耳家弟有長安之役褰帷二華蓮花間足稱壯遊要其過此一會相與登峯頂亦大奇也足下得無色飛否拙集四月未可全就今先寄藝苑二十五卷盛事異典述六卷又駁書

畫家二種皆是佐兄塵尾之資餘具別楮不一

不

三口雨容小稀遂能草鸚鵡賦以語此鳥即展翼歌  
舞冠中五萱花畫聳備極美俊促喚充叟為傳神書  
此賦以胎足下如携過豫章與德甫用晦諸王孫共  
和詠之此開亦當遂具中名俊成此一段佳話也山  
園書篋成案不容嚙悉徙諸書名畫古器充之披覽  
之餘焚香燕坐佐以清茗得二十年不作襍穢客足  
死矣是下方散張君嗣苦見之為撫掌一大笑也麗  
人計亦嘗有行幸時念幻身無常觀不然樂天游虎



丘結語亦可暫充例耳所敬聞已捧表而東故不復  
爲寄音潘中丞及德甫用晦書幸郎致之德甫不能  
無望中丞拂拭中丞長者然亦須慙息差得強前兩  
畫如不稱可發來成則以價轉付其人近又見伯起  
有冷啟敬仙奕馬和之國風二圖却佳第恐直大昂  
耳却上觀音一軸可送內子禮供是方便法門第一  
品也餘物將微意不一

又

方宴坐焚香念足下而使者將手教與規儀種種至  
矣知已抵洪都任叟及侍姬俱安隱爲尉德甫尚屏

跡耶卽十載分袂聞足下到宮殿及於堂皇安忍濡  
滯也用晦尋當孺首諸王孫爭自媚不得則相如小  
遲之亦佳且今年又熱至前月晦始鮮弁園裏石花  
竹來近人而爲文字之役所苦未暇時應之此段碌  
碌幾與簿書無大異僕恒謂山栖是勝事稍一榮戀  
則亦市朝書畫賞覽是雅事小一貪癡則亦商賈杯  
酒是樂事小一徇人則亦地獄好客是雅事一爲俗  
子所嫉則亦苦海吾與足下皆多生業障未卽易擺  
脫奈何奈何近得明卿書意殊廓落其守爲吾州楊  
仁甫極相推挹同守則張羽王也乃約以今月望後

訪我海上計必道洪都與二三兄弟轟飲也家弟以  
前月入京不免折腰更三五日計可免矣德甫似無  
復暢理足下但留神少爲三徑之資如何白鸚鵡益  
馴警前所畫果未盡美今仍勒尤老一紙僕爲書賦  
補後不知可備篋 笥否

徐孺東

僕生平不自量妄意欲整齊一代史事以竊附於古  
作者之後於國家大綱及名公卿將相忠義孝友儒  
林文苑之類十已庶幾七八獨念不能得所謂循吏  
者即稍得之視班范所記寥寥不能稱會自奉先師

教輟意不復措手而曩年辱公惠然過我竊聆所陳  
顛經濟大畧私心異之既而公布幣而以令先公之  
誌銘請始悅然而若有觸則令先公句容之政蓄之  
心者二十年矣而不能悉以故自別後輒敢以書奉  
促而公方拮据三輔稻田使者未賦也昨以先君子  
追卹事謝兩臺至句容句容之父老誦之若新也蓋  
未幾而公之教與事狀至矣僕生平作誌銘不能二  
千言獨與今先公遂倍之耶不敢自詭停史將以致  
區區執鞭之慕而少慰仁人孝子之用情然以質諸  
事狀則桂漏謗劣不可名其愧公耶必以災木當儻

事狀傳之勿孤行也三輔自石晉至宋皆委以與虜  
廢爲芻秣漁獵之地間有不得已而爲漢兒口腹計  
者亦僅二麥黍稷之屬播種其中聽天自活而已元  
之後至正時始有建議擘畫如公者行之未久而輒  
中沮舌今事若合一轍昨得顧益卿中丞書蓋深痛  
其明效之已見而大績之莫繼也雖然天果有意於  
社稷斯民耶必終以此事付公不然而亦必有繼公  
而興者勉旃自愛康生云公此歸且閉關與定宇太  
史作蒲團行逕甚佳第定宇旣不出而繼峯洪陽又  
嗣公而去位鄒司郎前請告斗牛之分鬱然劍色第

不念廟廊之上遂空群耶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可歎  
可歎大貺拜嘉却有薄附將意不一

莫子良方伯

徐長孺來道我公向道之篤因得承動履清豫蓋未  
幾而使者至矣披手書誦之更諭所聞於長孺者第  
謂八子爲魔計窮擔石夫九子魔母耳八子乃逐魔  
父耶長君才藝柳吳興所不敢望多取造物故蹶霜  
蹄仲季之間有勿藥者公之未竟其在茲乎第一切  
眷屬徃徃緣聚等之萍值則太踈援之肝膈則太密  
公文學名世而不涉綺語歎歷多載而不雕太樸位

等常伯而名冠隱逸跡混朝紳而籍列丹臺郎不必  
生佛世誦大乘經已是辟支果位人唯畧於小粘滯  
者加擺脫而已僕苦海中一賈客也風浪所窘方虞  
身命遇導師示路易於迴楫當時棄家室謝名勢外  
若有可觀者而今且一歲餘矣凡事未盡祛凡情未  
盡洗蒲團三尺地與魔共之以此凜凜恐負 師真  
豈能有毫髮餘潤足相爲耶唯是聞之師黃庭云百  
二十年猶可還此是上古氣完質厚之世今則不爾  
蓋下壽以後此皮囊無復可藉若因而別有所采又  
自貽伊戚意者外却累身內却累心使湛然惺惺不

昧因果當自有受用處耳近來肉食人談般若但作  
有爲却是梁武帝初年證不滿達摩師一句也窮子  
作活只在目前獻之波斯藏中徒資笑噱秋暑未盡  
強飯自愛

又

昨者賢叔子在顧以翁之手教大貺來謂至雲陽而  
返徒使人想像紫氣於晉陵錫山間而微有傳仙跡  
乃在金陵市門又云有見之者貞以故數從叔子邸  
再三奉訪而不可得賢非右軍乃煩張薦苦竹之避  
貴豈豫章更勞何點後門之逃耳悵且慚惟翁天錫



難老遂躋八袞名德之重豈減平原政復不以浮榮  
軒輊耳貞爲手足之變情事不紆且從冗如蝟俟小  
間當具一卮言且修斗酒尺絲之敬茲具聊伸奉候  
而已秋氣漸深若是自愛

王家馭

蕭齊一飯遂不能操舫艫從祖道客後也意長者置  
我於跡外耳天中壯游木鐸所過固不待封人而後  
識著易龜疇之地於盈虛消息有遐觀焉何必悻然  
以一歸爲快也向者 仙師傳受簡長公崑勉從事  
所不自安者其辭之沓拖委瑣不足發揮大道中間

靈真化靖之跡或虞以漏泄見熾耳不謂流入臺瑣  
間作暮夜贄也 仙師如日月縱阿修羅掌亦不能  
障之寧况兩么麼如僕與長公俱久棄人間事一瓢  
一笠何地不可容所惜此曹子作調達生入無間耳  
不惑之說外似推借賢者伸其勦辨實欲離間人骨  
肉使之內訌公既著誠身後長公復推腹言表僅僕  
以一哂佐其間而已家弟在秦中亦鬱鬱思歸鄙意  
則謂與公俱少緩投劾使圭角融盡徐徐議之何如  
野人且欲焚筆研而復蟬緩此紙殊增惘然秋暑自  
愛

又

里人張生所得公報書及大貺未幾而使者至復得書且及翠微居士三紙不勝感媿此公書法實不減眉山豫章襄陽諸賢而名不能自振其所傳世甚少獨僕得其臨蘭亭叙一紙及上清等四帖蘭亭叙久已寄王南岷翁矣昨從長公所見此帖深以嘉賞而長公不甚信後月餘偶談及之不謂長公遂以報公而公遂割以見貺也是墨藪一佳話然僕母乃作米顛饒態乎比里居獲侍太公杖屨而長公歸復見私不自慚葭倚殊竊蓬生之幸也長夏避暑開卷弄筆

無時不感二桴章惠以際日第雨師作虐陽矣乘之  
饘粥之地俱爲巨浸吾州小似得乾土然亦是一孤  
島耳憂生之外更深隱慮如何如何聞胡中丞疏甚  
切不知輦上君子肯一南顧否使旋耶此附謝文太  
史楷書千文是書乞外家吳氏者白石翁畫雞一軸  
頗稱興到筆非敢仰酌來美聊附僑札之意惟鑒存  
是望蘭夢想當不遠固食息之祝也

荅鄒孚如舍人

記在武昌獲奉顏色執事方妙年而蘊藉有大人度  
當是時私心已傾倒之不啻林宗之於黃生也十

來濶不聞問見執事通金馬籍爲之快然魯來陽過  
訪頗述推挹之愛乃者遠使冒暑走二千里而見存  
烹鯉跪讀宛然若接罄歎中間飾獎過情披豁無隱  
又讀先時洪喬所浮沈一札二詩執事之愛我故當  
出魯君所述之外也新詩托寄幽玄措語溫雅少加  
琢削自可上薄唐人希踪六代而關鍵處間有可商  
至於韻狎尤似草率不無微損連城辱見委輒爾信  
筆點竄知公大雅必不至作牛竒章憾也時義之美  
使人一唱三歎吳子輩虛自標榜卽研石成曰不敢  
望見脚底兩小兒一年十六一十五矣差能辨黑白

一見之幾欲下拜即付令卒業耳長兒偶擲得廬尋  
復作塞殊不足當執事筆札藻賞寄題讀書草堂詩  
塞白而已坐年來無意工拙不足疥君壁也一咲厚  
幣附壁近有山園記寘之案頭或足當臥游也酷暑  
加飡自愛

又

與足下別十五年矣不奉教札者亦垂五年僕匹夫  
之節不固遂成小草棲遲白下以慚爲日而亡弟竟  
不能待捨我而去自是神魂益消沮無復生趣上書  
乞骸杜門待命而江鯉忽來剖之則明珠纍纍盈我

凡案至赤牘申叙契濶之致請益之誠綢繆宛篤使  
人心醉與寄超邁復令神爽不知起色之溢乎大宅  
也來諭古人欲有所撰著以自見後世必用志不分  
神有獨至可以成一家言而近有友人好我貽書相  
規以爲丈夫耳目口鼻與堯舜等柰何弊精神于小  
技卽三都之賦視若五禽之戲耳此語也孟子與已  
先之曰堯舜與人同耳非直立德之士能言之卽杜  
南畢生於詩咏中尚獨謂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  
又曰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則隱然若有所窺見  
然甫之所謂稷與契者安在而其詩名至與天壤俱

敝則彼之自歎以爲小技者也孔子稱詩可以興可  
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若僅以忠孝二言  
或粗徵其實以示天下後世安能使之感動而得其  
所謂興與群與怨也堯舜與人同故子輿氏之微指  
然非其文之瓌偉雄暢安能灼然爲萬世標藉今深  
山一田父偶創此語又孰聽而孰傳之也第此語自  
不可易僕老而猶汨汨筆研中受世人役則當以此  
爲瞑眩之藥而足下且兩用之可也彼用以文其拙  
者非夫也讀足下爲先君狀自是一代奇男子雖於  
貴壽之報未極然至今凜凜有生氣足下有新都公



志而復思表之表之是也而以屬不佞未也雖然不  
佞不敢隱其拙而闕孝子之情倘以災石乎郎不佞  
重有愧矣讀贈亡弟長律瑰麗宏整蟬緩周詳自是  
當家弟未卒其辭而腸寸寸折血淚迸集不能已已  
急爲錄出付從子焚之靈輻前若贈僕二古風四近  
體名世之言直可與明卿並駕稚欽輩不足當也顧  
今受之者非其任耳用卿家法故相卿昔之哲媛以  
呼所天不爲見簡亦不爲強造宋人集句有爲郎憔悴  
却羞郎以對與我周旋寧作我雖極工致上下不  
相蒙不若足下之允穩愜也僕前謂老諄但誇無一

字蓋以初學道故欲堅綺語木义今便當改之無成  
一律奉謝日力不足餘附異時帶徵之例何如雅贖  
拜嘉薄有所致殊歎贈縞不一

沈純甫

始家弟賀 萬壽歸問所進交游則執事也已從邸  
中見大疏姓名則又執事也既平頭捧尺一而前啟  
臧姓名則又執事也不佞天地之僂人也進則媿忠  
退則愧孝當世路者強而被之衣冠不獲自決荏苒  
至此何能祓濯以見執事執事毋乃有昌羊之嗜而  
忘其顰眉螫舌耶念欲買解觚載新醜以追候齋李

而病肺弗果然心旌已在大庾南矣扇頭一詩托志  
藹然五岳之盟余髮種種而心甚長若麟閣不容畫  
白眼爲公道盡他篇雄爽稱是適蘭溪有胡元瑞彭  
稚修足談豫章會用晦德甫亦當少駐第未知家第  
能爲匡廬主人否嶺南山人故自佳萬里之外以身  
爲本勉旃自愛祭鱷魚後則公賜環之期餘不一

又

僕跡地歷落人也少而遭閔不能卓然樹忠孝節晚  
復自放名教之外足下辱見收之而先施於牢慳寂  
寞之鄉非有胸無心者敢一日而忘是下昨蒙家第

發攜李使而不相聞遂不獲通尺札於左右而死下  
復以書問存今者鷓首艤吳閫矣又不能操豚蹄斗  
酒以一輕舸候足下足下當以僕爲何如人也今海  
內慕義抗節之士以足下二三賢爲赤幟響附景從  
必有以奇事進者雖然不願足下之輕用其奇也大  
抵人主之倦於好言在銳言者迫之小人之輕爲小  
人以亂國是亦君子迫之所贈足下詩意亦爾中間  
與吳先生交尚不能深若趙先生石交也剛腸快吻  
竊懼其銳而幾於激也幸相爲日勗之見委跋廬陵  
五君子像也污訖真是下其間亦何歎若有韻之言

出彼固矚乎後矣行成稿序必不敢負夙諾但不知  
若干首文若干篇倘許與寓目焉而後命筆始得少  
暢耳不腆之幣不足以辱行李唯賜存是懇長途互  
寒爲道爲蒼生自愛

沈君典

天假之緣游從數日獲一窺公真隋珠和璧而不輕  
露其照夜古德云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事公大  
丈夫也如將相之緣未盡何仙師以化去後十五日  
而寓夢於元馭兄并攝不穀凡再宿再夢俱如之其  
惓惓於數君子甚篤也公烏芻瑟摩護法大宰亦須

於世法中了之要非面壁枯坐人所辦耳此日妙後  
一日奉先師龕入觀時又焚東南風甚凍雲合抵舟  
而雨就陸尋霽麾幢音伎二里許送者觀者數十萬  
人入觀成禮久之復大雨中間徵瑞種種不欲爲公  
輕語僕得托棲此觀合得長奉香火充淨人於願已  
弘不敢復望蜀也方擬奉純陽祖師而難像本公所  
贈適至又勝信陽王太史前事矣公前寄兩札皆至  
一似爲開之來謁師蛻而過里不入可訝訝然長卿  
致渠竿尺一巨冊讀之大是竒文與長卿俱非仕路  
物耳曇陽觀記精勁古雅且饒致語中間惟有小可

商者與元馭計定後即登石矣勞役甫息肩良苦筆  
札牽寬簡畧之罪不一

又

自公行後即麻城周起部來云有一夕拜以宗伯充  
贄於政府袖草者久之而返壁臺符之間盍洵洵矣  
丙午何太宰之疏繼之尋部爲停寢旬日而臺枰後  
繼之如此孫郎鑿語欲止江東小兒啼不得而能止  
我輩學道耶然宗伯不免作小有爲事具揭一辨及  
報啟上諸執政一丸泥封龕室謝絕香火與我曹作  
壁觀婆羅門而已宗伯咄咄謂先師胡不示

白僕

謂清虛小有天下視人間世若一器貯數蚊蚋亦方寸中鼓發狂鬧了復何涉庸詎知不以此驗我曹精怠耶得公教果不異鄙意心謝心謝申相公徐大宗伯後先有札云政府意殊穆然且能以平語荅

聖問審爾彼善星調達者在以身試阿鼻獄耳前所云夕拜宗伯門弟子也末法中遂至此可恨亦可憫也申公又云公急須北上半足踏鳳凰池便人人息咏此恐非謬語惟更察之小兒落夾至停廩大抵與司柄者分任咎耳今頗有焚舟意冀應公前破字訣也兩小孺風氣却上要恐聞之直指之轄北矣渠已



一  
決策薦青浦君得無爲威明黑人之好沮乎揮汗不

又

僕向所以勸公暫出者非謂一出一處足以了公平  
生事正謂物情洶洶不欲過示崖異耳燕中報音悉  
返大抵意自有爲非欲與道雙言也借此一番獮口於  
意已滿此曹子伎倆亦有盡僕與學士可保方交蘿  
薜地矣昔時錢王築衣錦城羅隱勸其樓堞皆內嚮  
未幾而徐綰之變從中起僕所虞得無是耶今已絕  
腥味不入口朝誦夕坐然不過於毛髮上作卜說耳

頂門針啞喉亦了不知所用也公何以教我家身乞  
骸於入計時已有䟽上今段固近決裂亦不至顯然  
僕竊謂公雖不負泉石盟更須上一病䟽微為宛轉  
且毋令學士作逋逃主念之兩兒子粗知行文辱公  
見急附聞不一不一

又

三日前青浦一書至謂公已束裝旦夕北首矣而其  
夕馮開之吉士來云亦從青浦得公問意殊快之二  
妙差池鳳沼毋論小山叢桂之色奪而增潤玉堂且  
使噉猪腸小兒少息脣吻是亦佳事信香來接飛翰

字字肺腑又於元馭宗作處見張公子二書中間  
辭叙致波溢藻爛始猶疑其文人少實而懇至處要  
自由裏公所云二十字謗政府殊亦聰明寧不知無  
醜人羊叔子者祇緣公偃蹇林臯若爲異議諸君立  
赤幟故宵人得借以行贄一入金明門立冰釋矣第  
三廳尚是隔壁覓聲恐未中肯綮正亦不必介意我  
師往往戒僕和光茲行無以爲贈唯此二字而已青  
澗詩可望除目脫此枳棘便甚消搖僕雖貌爲捐世  
累而時尢刺像耶尸坐一蒲團亦自碌碌綿竹耗殊  
杳然久已知其爾自不善覓亡所恠也向書邊

示內

向蓋謂元馭及僕家庭間魔而苦之然吾輩方下地  
何所不有言及但更竦然近方料理佛道諸經可捧  
誦者刻之尚未完青浦內遷時當附上也此行須從  
陸如張所擬爲便餘不一

又

孟夏朔後二日元馭宗伯見謂公家蒼頭來乞法并  
僅持少君一書云公病熱須此以解極爲懸懸欲馳  
信相候念無可使者適得青浦一札云已自勿藥但  
元氣卒未易復耳公出不過一世身耳自愛則萬世  
身也不自愛則刹那身也先賢遺訓儼然亦復時加

紬繹否青浦業爲公展告第今天上公子知果以  
欲不任非繇敬亭山色相殫則佳耳與宗伯俱有家  
庾之戚而宗伯爲重古稱缺陷世界非獨吾二人順  
受之而已茲附青浦伴奉候加飡自愛不一不一

茅鹿門

未待罪貴郡無狀辱長者憐而容之蓋拜賜於今八  
載矣同寺時賢器柱受至欲負笈力辭之而後已瀕  
行不能以一符繻爲別緣不如御史有佩印處處得  
發故也每念執事負經濟才文學政事於世無兩中  
選萋菲竟阻鼎鉉乃至賢器麟趾鳳毛昭代之

而

語一青衿而復視之所謂着朱騎馬者果何人哉世  
貞幽谷之灰不然久矣加以跣跣自廢僇值天公一  
閉眼暫爾跣跣今之委頓固其所也山園小有泉石  
春來花竹日新作老蠹魚散帙了不知厭間以尊酒  
佐之酒倦則游游倦則臥憊羨俱黜怨親亦忘所恨  
稻業未滿爲徵文人刺促不得併謝筆硯耳承大誨  
評諄拜誦白華樓續稿神氣殊王毗陵之後主盟獨  
公矣史記題評斟酌二君更自有入心語異時倘有  
所進固公之餘惠也

許殿卿

僕業已寒允蝸殼自老而於生平故人不能盡  
外兩歲前齊中信言公屬末疾方念之而昨冬遂有  
傳與明公俱游道山者歲杪得明卿書春閨復從金  
茂才得公書及一絕句令人快慰若秦庭之還我雙  
璧也金生頗能道公及李千里家事云公雖不良於  
行而飲噉轉捷神明不衰即以此百歲可也絕句書  
扇頭供一餐不備

又

得書滿紙音肺腑語而筆跡非復成侯之舊當是用  
伏生口授故事耶陳生云兄神觀小顏日履俱

飲噉猶不衰此境本非佳要能一切空之更自受用  
兄故嘗蒞趙州趙州老子百二十時光景故不異也  
若白沙先生於世法中瀟洒故可耳未敢便以出世  
許之聞賢郎能祿養兩孫渥注神儁歷塊可期僕賴  
庇猶日傾鑿洛噉不托三兒粗能讀父書獨于麟墓  
草十七青矣子駒復化異物遺孤雖衿裾學宮而蓬  
蒿私室吾輩得無愧生趣之厚耶兄家玉潤國之瓌  
寶甫登九列而見左時趨迴轅下澤然內有足下外  
有干鱗千秋之業不可隄時而三耶寄聲勉之不一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九十一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九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

文部

書牘

沈光祿

屈指西湖良會于今十二歲過矣每念吾文冲虛恬  
淡愷悌易直黃叔度陶元亮之倫出處之際如雲卷  
舒加以太夫人大耄萬福優游奉侍天倫之樂靡以  
加矣弟初不能蚤引來此繁言幸自在家鋤菜而世  
網及之又以餌息者口良可歎也春來兩有創悟一

切放下且作頭陀行逕矣聞仲若勇割愛欲離諸煩  
惱深所敬慕何年得謁法門一領指示也

李儀部

貞自杜關來不敢與聞世務而自見臬兄與公前後  
大䟽誦之爲擊節歎賞移日益皆出於常情之表而  
實中於事理之的故也貞生平跡跡不能事言路而  
頰餘生自遠名遠豈有可以當公意者而况雕蟲之  
技無益身心亦厭之矣乃辱過聽見臬兄使效太公  
稱觴之祝不佞何能爲重雖然公賢者也太公  
賢又聞公上䟽日知且得謹情罪於過庭太公怡然

慰勉之又世貞之所願效執鞭者矣春來欲簡思慮  
俟小間當成一長篇仍以數語弁之報塞至意  
使人專上不悞也雅覘不敢辭謹勉拜嘉附小敬于  
使者仰祈念存不宣

又

自門下之宅憂里居暨除服也所儼然而辱臨之者  
所以筐篚交者所溫顏色而耐存者指不勝屈矣而  
僕方自外名法耶稚子不獲鎖松筠間以野服奉捷  
一茗而已亡芼羹麥飯之薦迨彩鷁北首又不獲操  
解艦具豚蹄丰酒之敬門下用深山道人例寬之劑

可然固當忘之也乃猶於拜命之後媿媿筆札若真  
僕於方寸間者何也僕亦長物耳嬾不任腰膺劣不  
任齒舌故托而遊諸自附於曳尾之塗逍遙枋榆淡  
齒自足豈其別有希覬而門下過聽輒舉之人將使  
僕爲鼠璞豈所敢當哉儀部之除似是小塞時情然  
自是三年前物清通簡要故當以王裴相擬此不足  
淹也荆老雖尚有鑿坏之志而 聖眷乃爾似不當  
復偃蹇矣少陵有云二三豪俊乘時出整頓乾坤濟  
時了努力自愛使僕托此濟一筮一衲坐朴握飽冷  
淘爲太平之民以死不亦快哉使旋草次附復不宣

又

嚮者以尊命作太公壽言是時方欲謝綺語屏滯思  
不能仰體仁人孝子至意而草草一歌塞白數月來  
不復終此戒染指翰墨則殊愧悔其鹵莽也僕嚮者  
勸世之念適與境會故戢身自遠殊無所證得市井  
草莽舉體皆凡惟有待盡而已執事何自以世外之  
樂相羨豚兒久困名場一振翼而鰲隨之且今息黔  
禰劓從事昔賢糟粕之責司馬壯遊大非其任承執  
事念存敢不致令感戢  主上英斷公卿爭似屬羔  
羊之節而神武之門尚有挂冠者不識尊見以爲何

故朱使君人便草草附復不次

朱吏部汝虞

前有劉氏之幹去草草數行知已達而是時王父學  
正公之鈇銘粗已脫稿卒卒附上迺勞使者衝暑長  
途駢踴大誨厚幣之壽王父世世長者式穀貽後而  
貞荒落之餘不能修其辭以爲地下重則有慚汗而  
已騏兒歸談公道誼之愛津津不容口至謂清德雅  
望治行第一王裴之選合而他之頗置不滿於造物  
者此兒獨好德一念可耳其他無所不嬾辭科之業  
踈脫自恕棄置分也白下名勝諸賢萃止固足小暢

若使游太學所謂十年猶有臭者誰能洗之耶次月  
扶病入試苟廁一名不至寢馮足矣小者粗可籌策  
耶慰目前趙汝師轉宮庶自國老調停之意多然此  
君殊鬱鬱不自快不愛作東方生陸沈大官醜肉中  
也鄉吏部何以請告得非亦生此落落耶僕老矣於  
世事殊不欲聞爲公偶及之勿咲野人市態不盡也  
外不腆將侑乞照入塾甚口占代報不悉

又

逼昏而高軒見枉非有墻頭之過幾遂壘耻青燈促  
膝玄談少疲佐以時事名勝所會令人忘倦第孝伯

無長物雖六尺簟亦為兒子携去不能止宿雲雨虛  
 無殆若夢寢以此恨恨耳山居耳目塗塗賴公聞所  
 未聞 聖主憫早步禱南郊藹然桑林為犧氣象新  
 司農不知如何有以仰承德意否前與趙汝師官洗  
 談及有詩紀之其落句云藉令指日相司馬未若得  
 雨烹私羊此間闢意也汝師前有一札為公念甚歷  
 忘出之今以附覽劉君以為許草墓表似其婦狀至  
 郎命筆丁太僕不審何所托此二段恐未免破戒森  
 何外紀贈一排律請教山中不可無此客亦不可  
 此詠不腆之物不足以酌來美聊見情耳幸應



谷戶部劉介繼

僕懶病自放雖掩耳名世交游中有傳賢金玉姓字  
者雙鸞振羽自閩海而徊翔玉京不減孝標兄弟昨  
雖得朱嘉定書愴悅間猶疑其夢不意衡門碧苔破  
長者之轍既接大雅覺芳蘭襲人旋領緒言則屑金  
紛吐昔人有云所見更勝所聞殆非虛也僕爾時因  
河魚暫不覺極終以不能持久竟無由停孝蘆船憫  
網終夕執事之留書復至矣僕何人敢忘擬韓忠獻  
執事翩翩眉山長公也如同叔秋期見過尚能烹伏  
雌炊新稻以待雖然奉母語人謂病夫破鑿坏盟也

承謙光下詢以詩文所模楷畫馬者云天廐萬胥皆  
吾師何必模索曹韓遺跡也若庀材貴博則趙宋以  
前名下定無虛士惟效取其神駿畧其玄黃牝牡而  
已雅貺種種拜嘉

又

與執事別來可兩歲則時念大雅不置矣所尤悵然  
者不一接國徵眉宇耳前時拜執事所草狀今又得  
新刻讀之令人作太史公留侯想其鬚眉風骨當掩  
映元孚懋權輩雖不接不恨也辱示諸篇種種清麗  
有致唯於一二字音不甚妥即國徵似亦不免小加

丹鉛之力美而傳矣烈婦從容就義尤勝感概用壯  
者家第既任表墓地下文僕固不敢辭第大藁前  
爲小奴置亂帙而失之間之朱虞對云渠有別本且  
夕從南曹索之可得也朱君有遺愛於練川要當求  
之古循吏義廢筆研草草成二章奉寄扇頭紙素俱  
勉爾塞白辱既存之雅小伸報私統祈照亮

又

衰懶相籍與世末殺不謂長者躡履修訊杯酒揚挖  
使我岩阿生色叢桂滋芳蓋嘗左顧而問豈子汝目  
中有此客否所恨回風雲旗倏來倏逝至今惆恍猶

在夢境也嚮問公家孝標何以不方舟公謂有少家  
事未料理尋當相詣而紫氣未更苔跡自若意且軒  
車上都接翼天路矣忽奉來教知有秋風之折且以  
生存不見識無以藉口地下爲歎使僕兢兢淚下不  
自知其無從也庚辰榜中賢仲與天雄魏吾鄉顧稱  
三才子二子皆宰相周還獨不及識此君今遂成異  
世所謂缺陷天地耶夫豈直公門哲人之萎而已也  
不知有遺詩文可哀錄否見示文一章詩二十八首  
皆翩翩有風致骨力適紫直足稱作者獨見投二律  
獎飾過情耳僕固已謝筆研小俟春愉或思仰酌來

美今則未能也損節皆異物而僕不能當異人如何  
不腆附報不一

周元孚

自兄往返晉楚間凡三得書而所報者或不達及見  
括蒼除目意可以毋敝郵筒矣偶有傳兄得金陵轉  
亦會山僮無可使者以故中沮今乃辱大教詳懇多  
致殊愧僕之落落蓋岩穴例不可施之兄也所叙山  
水之清勝刺史之朗洞足以忘謫鄙不免隨臺牒行  
望邑而所至輪吐方寸了然無纖芥累子厚罪人不  
足論賢於退之潮陽遠矣僕爲一大事委身明真而

未有所就近偶從容受邦病法而驗或可苟延歲月  
以俟師期他非所敢望也太原公不獲終香火緣亦  
出無奈中間與言事諸雋時左要自別有意曹子念  
者僕甥也而與邦相石交日夜來促爲其太公壽言  
而未及許兄之見委與邦相之深指既不忍負又不  
能無愧色於曹生故叙畧中及之然亦繇文通才盡  
作此有限狡獪耳僕寔無可以代筆者兄勿疑也數  
日內山妻中風疾幾殆差得小挺尚是替第間物耳  
卒不竟所吐亮之亮之

又

前括蒼丞使者去附一報言匆匆不知作何語昨遇  
一客來云公自會稽還郡沿尋復繇郡至會稽筍輿  
行千巖萬壑間爭流競秀且具稱公意度軒豁不作  
遷客牢怪態私甚快之老人健忘竟不記客作何名  
姓也僕岩居稿坐就木爲期都不知世間有苦樂事  
一時乃爾駢集先君子身後爲忌者所尼久矣賴兩  
臺之䟽以有祭塋僕本上䟽乞沾老母而太原公爲  
之道地先君子遂得贈大司馬僕即瞑目從地下足  
矣霖雨襄陸饘粥之業白波捲空食指既衆不免饑  
寒催徵迫責蒿自剥膚苦又當何如也然此皆僕一

身事耳主上食息全委三吳一旦狼狽至此路之人  
腹膏腴耗竭何以支吾且聞大江以北秦晉燕周齊  
魯之地草根樹皮皆盡孳死枕藉桴鼓卒起比之江  
左又不可言此則僕與公輩共之者公今在事行當  
更甚耳金明門內光景機局非僕所預聞偶余生便  
附此不悉

又

自納郿節歸於今三年矣既畏作燕中書而執事又  
時有使命不能究鱗羽所嚮故問者濶焉而執事再  
辱慰存乃至拳拳以出處爲念何執事之篤舊故好



行誼也僕故下中人耳世以雕蟲之技而過稱之已而苛責之皆非也家有園池圖籍之類酒漿脯醢不乏雖用送日每一小間芒刺中起此不能與人言之家衆內外絕不習聲伎墨墨以死耳而妄以東山之樂加我良可歎也前得留尹報郎馳一介上書

闕

下冀返初服以明心跡而去人狡故泄之見尼政府亡何而南牀之白簡上矣執事所喻云云安敢有忿世心然胡能不長往也江南七郡根本之地一旦漚爲巨浸民且魚鼈執事素精天官家言丁丑封事僕所心伏第不知此水與此星相應否分野不相關否

自此可遂弭否盡室危巢不知所之酒仗金篋一指  
導耳白葛藤篋伏日所需敢不拜賜拙集一部又新  
刻二種如命附覽年來跌宕此中第捩眼鼻不能梓  
也審已在道征車觸暑珍重珍重

又

抱影熒然忽有天人謫墮劇語久之似於人趣天趣  
俱盡街鼓初動酒闌長揖又似阿闕國一見更不見  
耳洛陽少年郎無所持議猶捩絳灌眼鼻况復張膽  
扼腕與之爭是非耶出處小事不足爲兄喋喋唯有  
熟讀大易老子而已僕多生結習落雕蟲枝中束髮

來郎於人口吻過活今作一焚誦頭陀尚恐不免嗔  
信命而已長公見委詩序本非敢承讀薦先君子一  
刻不覺懼然神位遽爾授簡既成讀之却是佛頭拋  
糞將無以怨報德耶一咲一咲新集沈雅有致已足  
名家小有一二可商聊爲拈出欲重連城之美比來  
不欲沈思扇頭之作是衝口語不足汗兄懷袖也鄒  
守龍倅二書幸爲致之不一

又

昨使者歸草草附報謂以壽明鄉便相聞一致覩縷  
計兄踰祥近禪小紓至痛讀禮之暇得以內觀心境

外究世法公論顯矣服除之後必且徵用却有可憂者諸君子抑鬱之氣甫舒腸肥腦滿輕爲吐摘而官府之際頗多異同旃席之表不忘忤忌恐至其時又作一番面目耳僕本不慕長生而誤見拔於先師片語針芥遂成掩關柰夙障未除受責筆研春來一病幾作巫庭遣此夏旱僅堪一炬深秋始有起色驗得諸名欲忿恨根俱未便淨除得小澹而已遇觸則起兼起則發要須謝絕一切於蒲團上斷除之耳

又

自是下別無幾而南北之奇貨學士君者亦波及僕

幸雞肋無深味獲見寬於流樵之計無急私分已前  
乃執事猶隱隱起方寸五嶽謂世人前後三忌僕嗟  
乎世人何當忌僕僕亦何足忌此但以名義見繩耳  
足下不觀金剛經所謂先世罪業以輕賤故消滅者  
假令僕乘此一識宿障脫無明結善果爲幸不亦大  
哉承有太夫人之變雙伏團焦不能絮酒千里如何  
沈君典忽爾淪逝今九子挫鏑威明俊人之痛千古  
如新然聞頗傷所恃足爲龜鑑又傳沈繩甫亦死戍  
矣足下謂人間世觀此當何如也管使君口足下不  
置所云先慈九京之托有吳明卿在足下柰何近舍

持正耶適鄒使君人便附此惟以禮自抑勉進饘粥  
不宜

又

兩日負病侍足下盃勺別後復病復負病而強從事  
筆研得數語倦即乙之無何而沈吏部屠儀曹兩君  
至矣不能即謝絕病益甚草草塞白近謂家弟尊父  
丞郊與肖甫平浙變皆凜凜有生氣而付之孱手可  
恨也佳集亦以病不克卒業毋但欲效雌黃而不敢  
雖然足下能抑才以保格含象而先意去色澤而完  
風骨大難大難所忘入思更沈就琢加細而已然亦

已在叔嗣繼之間非常田塗翩翩可擬也

鄒彥吉

自視執事閩憲除目喜而不寐者久之閩故多文士  
近益鵲起幾揜覆吳會且有執事爲之師帥譬以武  
安君治秦兵誰復有與之抗衡者以執事文益以閩  
之佳山水相爲映發彼邠刺史之柳州么膺牢騷何  
足道也雖然爲執事之喜得閩尚不如爲閩之喜得  
執事也審錦節已抵延陵里方命子墨修不腆起居  
之敬而使者已先之竿又在積篋篋在廷應接不暇  
執事之愛僕豈直以葭葦故業老矣名爲學道而實

無有狝被時私再點除目夫取長林之麋鹿而被以  
羈絡寧有不驚走者已上書懇辭不得則有再請耳  
執事之飾獎無乃非知己乎哉歲杪小奴歸自齊安  
致大作比之前集有開闔步驟而微示齷齪然自此  
而進之一日千里矣吳明卿大參來與王行父偕王  
生之事執事誠欲尸而祝之明卿亦津津高雅不置  
渠哭徐子與墓還當復取道執事鄉里何以待之南  
行過吳閭亦問外家否則僕山園僅一衣帶水得少  
日周旋不爲不佳也拙言奉送侑以吳縞唯賜麾置  
是荷



又

村童自無錫歸得執事報言滿紙方徘徊咀賞而伎  
者尋跡之至則烟霞之俎種種且得縱目諸作靈芝  
一賦頌而不風若對楚人五七言古近體一倡三歎  
餘音嫋嫋令人心醉所喻竹素之好托寄千載是僕  
鄙尚之偶同至於出世大業稍一染指則群味嚼蠹  
矣僕歸田後拙集粗已成郎東之高閣間復自歎生  
平得萋菲力不淺晚途幸不墮餌誘保此一壑曝背  
而美敢忘其獻勇恐造物真宰不便相捨耳承委作  
小傳雖謝翰墨或能破戒爲之俟得一面商方可命

管如所諭肖工亦須於阿堵見神明也酷暑小蠲  
先了二幅及效丹鉛之後閭君夙所傾嚮今已憇  
園郎遣舟迓之下鄉也大夫經三冊附覽不一

又

嚮者辱惠大教時屬苦瘡卒卒不能效丹鉛之致而  
勞執事記憶乃若以芻蕘爲可采者損餉藤杯壺席  
種種皆山家清玩味以年來戒飲虛此三雅儼然千  
里意耳全集三復不忍釋手徃徃有法門調辭外味  
讀二君子所撰序私謂未罄名言之妙及僕操觚管  
又更縮胸不快非繇才思荒落當是大美難狀耳其

置之母容佛頭拋穢也僕方外之跡雖若能自蕭江  
而俗累時復中之不足爲公道周戶部吳大叅計時  
相聞千秋赤壁磯當復鬱鬱生氣語及令人爽然無  
由作夢中道士也薄物將遠臆又一札附周生煩爲  
致之不一

又

自公覲還辱問遺詩教之愛僅一報荅而已不復能  
遣信相聞而葉茂長去家索數行先容想久已得達  
當時記李獻吉一絕句黃州江北使君清赤壁山留  
萬古名黃州小兒騎竹馬來時相送去時迎計公還

郡日此光景宛然亦無所指僕語每見黃人道公文  
章政事之美冠絕一時風猷意度又當不減吾家會  
稽父子令人歎賞赤壁時時鼎新不識雪堂定惠遺  
跡亦可一表揚否周戶部想時得相聞適走价爲吳  
明卿稱壽附二絕奉訊故當不如獻吉琅琅也去人  
志弱幸爲遣一騎護之至典國爲荷初冬未寒如七  
自愛

又

公時剖符而南停錦慧山之麓僕方治地昆舍布髮  
然燈於一切閭左間事俱無由識之旋聞露冕之

乃是宜黃公前奉使一集雲蒸龍變已足鼓吹隆萬  
嗣響元曆今復握此江山之勝吐欲胸臆露之筆端  
當又何如其盛也待盡之人百念灰冷獨此結習未  
盡忘能推鼎鬻動我食指否友人周二魯起部過山  
中相爲談及不覺躍然此君宏博高亮當是陳豫章  
下榻人不止公同榜之雅而已澄源公藉公周旋想  
不至落莫楚侗先生讀禮况未何似偶便附承動履  
唯爲道爲吏民自愛

又

始執事抗章請告與用事者迂遂堅岩壑之尚而僕

亦鑿坏自廢臭味偶同雖心期未開而俱有夏甫之  
癖僕之不能西翁執事之不能東也先人蒙被 上

恩賁及泉壤僕復誤見物色請旨不允誼難復堅梁

溪之役乃欲以謝拙而唐突子季竊謂必見屏門墻

之外而執事歡然出訪携榼夜語蟬緩忘倦非為他

舟所強當遂停嚴譙之鑰矣自入白下以來苦公私

酌酢卒卒唯有愧悔加以凶饑蒿目慘中狼狽萬狀

雖有江山之勝與群賢之雅不能解我眉頭寸結獨

許草玄嶽游稿序幾落夢境今乃恍然沉瀾咀咏覺

僕舊帚形穢多矣宿諾不可終負擗管強應無從

致唯不憚揭已之短以見執事長則耿耿一念耳有  
王野者見大序盛稱之及讀其詩齒吻間似有爽氣  
後出之秀也不辱執事鑪錘矣楊太宰雅士豈以一  
閉門而毀泄柳屬其考最北矣歸當叩之必令作異  
時把臂緣也酷暑揮汗口占授藁寬其不恭幸甚幸  
甚

王司副

公之滯散局於五年矣翹林館急士如此豈能於公  
忘之公大雅宏度銖視時榮固知不以介懷而當世  
道者恐不能辭其責也僕齒頰餘生懶成癖矣晚來

小得歇泊處自謂三公不易曾將軍才畧蓋代而歸  
度未稱禪理入窟而雄心未忘恐兩失之渠似欲  
僕使出僕乃欲挽渠使歸公試以爲何如初暑愁霖  
易中人強飯自愛

林太平

某自分衰劣無當於世割榮挫名以拙自藏而門下  
過聽元馭先生之語若以爲有是當者問存數及筐  
篚鄭重乃至舉宦路中所加於八座之稱謂而施之  
於岩穴無用之長物混沌見飾寧有不畏而走者唯  
門下憐之亮之即不遐遺賜赫蹏數行足矣



成賜金增秩此維其時若吾郡朱使君當聯翩而應  
九卿之選拭目以俟所喻陳希夷仙翁睡像在太平  
欲令僕與元馭先生贊之先生方襄大事而有爰立  
之命弔者在堂慶者在廬恐無暇辨此弟以世法言  
則先生方起南陽之臥而雨施九有以出世法言先  
生却自醒而就尹氏之夢也如何如何僕末學稚識  
不足以執鞭此翁第意得翁本傳以自亳州真原徙  
武當九室巖終於華山雲臺觀中間再應詔入大梁  
其足跡未嘗至太平也豈至人神遊汗漫莫可倪測  
耶傳又謂先生睡恒仰臥於此法亦或小異以公至

意勉綴數語不免佛頭拋糞耳幸母災石也春陽乍  
布餘寒尚凜加食自愛

凌常州

久不奉清徽時時在念賢郎至白下忽承教貺恍焉  
如覲怒如之懷于茲慰矣僕巖穴朽株末殺世路謬  
見物色有此忝命懇辭不允念以先人初被身後隆  
渥之典分當少竭駑鈍以副萬一龜勉就道既浮沈  
陪副無可自見且饑芋蒿目病鴿刺裏觸藩之錐徒  
有一悔而已公何見而飾獎之諭高臥湖濱吐欲清  
遠著作不休衣被士林得所刻翰藻覺大有增益家

仲遂獲薦全帚甚幸甚幸賢郎偉然國器也愁試想  
自脫穎初見未效榆揚諸容嗣布不次

萬廣平

魏城分手整得二十年人間世何以堪此僕老矣林  
棲一紀分絕世念因先君蒙被 上恩除目繼之  
云圖報更成竿濫邇來因亡弟之變陳情乞骸不爲  
廟廊所許忽忽夫復何言秋初許敬菴京兆致公手  
書藹然念舊之情溢於言表讀學易齋集而後竊窺  
公造詣之精深一至此也人生正爲耳目口鼻作過  
不淺故直以良背消之趙州栢樹子無佛性直從無

見解處撞殺精誠之極遂大豁然亦或稀依公於淵  
源處得二程於作用處得堯夫公齋真實瀟洒兩不  
相碍若其他文雄姿爽辨實自眉山東越家風而根  
究歸宿要自勝之心服心服

區區宿業受後雕

蟲自愧自悔不淺京兆用世才而見齷不免小緩如  
江西陳中丞輩俱不可挽去者之賢習者之耻也如

何如何故同年劉同野之子歸僕附此不一

沈司正伯英

僕衰劣過時之人誤被時起持節不固濫竽一出初  
緣病第病妻勢危朝夕料理湯藥甫爾小間簡書忽  
迫倉卒就道遂不能南造吳江踵門謁謝此念未遂  
怒如調饑抵白下與次公相還往彌月之後忽致門  
下書既念欲走一介以候行旌則聞已絕江而北矣  
訟還 朝逾月曹事清暇道履佳適以門下之高明  
大節出自銓部暫借司正謂當亟還故物不亦假重  
寅清步武卿寺而尚爾遲遲者將由邇未壅滯後薪

復積耶夫常格非所以待非常之人此則僕之所不  
敢與知也區區竊祿無補歸思鬱跂小俟秋涼  
上陳請之疏以尋勅服無足言者役便聊此附候興  
居併有薄脩不宣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九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吳明卿

吾郡之梓人來以足下之手書及大集見示得窺全豹且飽臙腹不勝暢慰隨艸一紙爲謝并附微佈不謂其人尚浮沈也因憶獻歲前後尚有兩書報足下而忘其郵數千里外固當不易耳茲復夏致前帙適蹇使君來訪屈指千龜之業卽以授之俾爲指南耳

論體氣勝佳且有舍館之樂龜來雙桂更鍾慶門吾  
家兩小阮亦似可望異日脩通家之好當不虛也肖  
甫遂真作少保園王甚俊第恐不爲顏始平所叔足  
下以元馭大拜戲我初地發心尙不貪轉輪王位况  
宰官耶元馭元美兩不涉也所云有齊雲之游便以  
一棹訪我伯玉書來亦同此懷當營兩糟丘相待穩  
暑尚溽強飯自慶

又

足下一艦符破二千里浪而拜先大夫之墓因以訪  
吾兄弟此誼當不減范巨卿夜叔弇中雖陜薄日亭



一伏雌亦足以少淹從者而王生力相阻謂足下卑  
熱不堪道路爲喘計甚迫忽忽相舍旣審足下憇垂  
甕曳疋練酌中冷款牛首與邦君搢紳留連彌月乃  
大悔恨毋論孟公咲人卽不能輓青牛之絢爲我成  
五千言而去也八月望李本寧來九月初歐楨伯亦  
來楨伯談與足下晤語歲盡周秀才來稱足下歸後  
至蘄訪願氏兄弟因得一邂逅且致足下聲良慰僕  
不堪城市之媿以九日避徙深落荆藩墜戶禪坐經  
行噉糜粥佐以蔬茹葷血絕口飲可三五盞然不復  
對客尚未斷筆硯然絕無應酬以此沒齒而已元馭

非常之眷不能不仰荅家弟爲尺一所驅接浙而行  
家馭雖病除目亦在旦夕矣所謂四王者當僅區區  
碩果諺所謂看盤核也大集付剗厠當以完周生言  
足下北園餽飮峯石未足游目而他莊舍皆有名山  
在几案間山頭飛泉處處不絕皆可引以穿舍作池  
流觴養魚而都不料理何也僕鄉間地畝許一池一  
阜梅竹具體而兒騏手經營自咤絕勝弇中世固有  
夜郎王哉呵呵

又

自傳足下有內召消息旦夕在望已而見臯長之蕭

積者三四疑其故而不得然不意其遽有白簡也白  
簡有之然不意其覆罷覆罷有之然不意其報可也  
大抵蛾眉宮妬羊腸世險於窺伺者無惟獨陶鑄之  
地不應蕭條至此足下濩落三十年竭蹶萬里計方  
以息肩爲快千秋之業亦不借一官甲乙所惜者右  
文之朝乃有此事耳第坐起萬卷間以新葺良醞佐  
其倦山園水石日涉成趣而微苦客謁及微文人刺  
促不減催賦念所苦樂惟足下同之邇亦有傳北來  
耗者謂且見收錄李少卿云丈夫豈堪再辱耶以故  
絕不置方寸所謂老死是鄉足矣家第詩比益進而

全宋文卷之二十一  
忌者亦益進匡廬吏事稀簡有山水足暢少留寄祿  
亦終拂衣子與遷轄洪都得時相聞又德甫輩不落  
莫也肖甫甫開府而有太夫人之計助甫差自強伯  
玉業掩閔尚令人不忘之良足歎也賢卽才氣汗血  
千里而不能免銜檠之累宜加精進小兒今春始似  
知學者于鱗意氣功名二語遭姍罵教場然是吾兩  
人今日事寄去二詩比之二十年放歌雖裒颯然不  
至憤厲用壯如何念欲走一介相聞而會有姻家楊  
興國便敢附誠楊敏秀有幹才惟足下相爲成之計  
不具

又

楊使君家屬行有不腆之啓幣及扇頭二詩計已徹  
記室矣無何得楊君札津津善足下不置且欲爲畫  
梓全集而以叙見委僕謂此君能爾足下可以朝夕  
矣賢卽比益進業天縱足下以餘日縱橫藝苑當此  
缺陷世界中不可不自快也僕比於山園構一樓頗  
具清幽之致因畫徙諸書名畫古器以充之置榻其  
間信手披覽雖米顛寶晉倪迂清閔恐不能遠相過  
也時時有香茗美醞之類佐其倦間一縱步竹木垂  
蔭清溪白石畫橋泊舫在在不乏微苦爲醜臧子所

挽然不爾造物小兒又相妬矣騏漸解杜門仲季風  
氣亦日上阿敬前後遂舉五雄以語足下當一撫掌  
若子與不能不眼赤也此君於季夏履任德甫用晦  
差不落莫阿敬已有齋捧之役日下可相會餘不一

又

秋中得足下及楊使君書云已買舟將訪我海上急  
麾阿段滌弇園一片石以待及使者將手教來云連  
有宗黨之戚未成行色沮久之知更諗花月爲期則  
日日從江梅探消息不能待桃李也僕自入夏移息  
茲園有法書名畫古翫之屬暇則步屨松竹間聽鳥

聲臨清溪垂釣調赤白鸚鵡又有白鸚鵡作參軍詩  
間一過家課大兒文義次二孺風氣日上九月幸舉  
一孫里社杯酒大足藏身唯文字夙障未盡徃徃供  
人役若責負進以此小不快耳相君頗自悔兩移書  
示且推轂足下第觀此人豈真青雲物耶家第擬入  
境即移文兩臺乞休恐彼中未便許但渠意已决尼  
之不可楊使君迫欲梓足下文集以序見托比來更  
成杳然何也張羽王流落可念足下幸爲游揚諸監  
司間此子足稱名士沾沾自喜以故不受世路客然  
聊蕭之亦甚矣侯老故長者不作柴棘可親也子與

宦况既適亦不必過爲子息計身在足矣辱扇頭新  
詩把翫如面僕亦有兩詩試讀之屢當及於寢門外  
也客次不一

又

得書知有新婦戚且歲侵不能無虞於謀生世界故  
自缺陷無足論也前後記辭腴于柳柳州矣詩充快  
人臆覺與張羽王往返者尤勝羽王亦自翩翩踰於  
生平但第與此君急難中有所援昨以一時扇頭慰  
之而了不荅何也揚使君欲梓足下前集累以叙見  
屬但得卷目便可命管城子矣第自丙子歸泮終不



爲出計一丘一壑差足送日而誤有鷄肋之命辭疏  
至公車而見尼遂爲年少所窺其所妻非語毫髮不  
相涉第園池酒食差爲豐美雖與客共之不能無愧  
心也楊使去適入雲哭子與不及附書登堂後事事  
可爲酸鼻今錄去真章輓詩雜詠足下雖游神鈞天  
讀之當爲失聲也第許其家作墓碑伯玉任誌銘傳  
當以仰屬適劉子成中丞兒書至知此老亦遂化異  
物吾與足下幸後死若大白之配殘月每握管作墓  
中文輒悵惘累日生趣向盡柰何柰何賢卽計當衰  
然兒騏文筆差熟而見屈於學使者不免爲補國子

矣饘粥之地白於甌脫有司責賦甚力尊壘之類盡  
作人質庫物而爲此不急務可歎可矣舍第比官跡  
定矣餘不一

又

楊使君人歸得足下手札及瑱佳貺因獲承動履且  
許以來春入茗下哭子與遂訪我於弇園無任懸想  
扇頭一詩叙致殘存天真懇篤寓寄酸楚所謂長歌  
之哀勝於慟哭殆非虛也不揣嗣音非敢自托和郢  
粗見我兄弟同心之契耳尚未得楚賢書伯氏想當  
裒然不知李駒在齊何如豚兒秋試卷覺遠勝前歲

而斥至者命也今歲饘粥之業太半巨浸久困公私  
責首粧飲噐盡入質庫而貧戚遊士尙不見寬俞仲  
蔚以八月錢叔寶以九月皆化異物其症悉同殊令  
人有憂生之感近伯玉司馬忽寄一書來中爲弟叙  
四部稿最爲高古但獎飾過甚引擬不倫或恐增少  
年筆舌耳弟在鄭中已作比丘行徑但不能絕酒肉  
今來轉更泊然而世求我於聲色名利間直大耳三  
藏也弟已任子與墓碑足下不可不作一傳餘不悉

叔寶後復不死  
然至今林第矣

又

前有一札附楊使君人去計已達矣弟自仲冬生辰  
念及先大夫見棄之歲忽忽意不欲生者數日而不  
能語人自是一切世味皆灰冷歲除後忽有所證遂  
斷房室屏服翫日或一肉或茹素酒損十之七八更  
半歲後可作有髮頭陀矣而筆研間夙障重未即能  
盡損家人生事產出入了不挂意而鄉里酬酢亦未  
即盡謝却豈亦老人十物之二也楊使君快士也每  
述足下不置口且盛欲刻大集云足下以少騷賦故  
尼之夫騷賦何關壯夫事楊除目亦只在旦夕恐不  
能完此段佳話如何足下東游之興何似非聞汪司

馬亦欲來此而竟未果符繻久已絕附客舟往返  
恐盜憎行路殆無所不難也家第入覲病發請告會  
小間遂爲所物色見尼江湖間殊少氣色除目霰下  
而羽王尚蕭條鮎魚上竹竿可發一歎呂相公遂不  
起少卽果移家不能不累足下將牢也楊驟行倉卒  
不竟所吐亮之亮之

又

楊大夫使回得足下一札承聞善病狀連苦無歲堯  
躡繼虐剪棘構室而材不繼賣文自給時復筆枯兩  
地數千里何事相同若此第乃能盡洗一切耳目

口體之好兒子十二三郎付以田舍圖籍僮奴予  
酒告之曰若輩能杜門不犯三尺足矣其他長賦踐  
更任爾力大小吾不復與也且夕披一衲携佛道書  
數卷入小蘭若矣雲山水井記惜不於瘡鬼作熱時  
得之當今五內頓爽今者青女漸近一讀吟氣侵骨  
不免呼功裘耳所委歌詩亦似有興而語不稱法當  
由能所心一懶俱盡第不知是下執筆時亦肯小放  
真宰閒否楊大夫久不遷相當鬱鬱漸不及足下梓  
集事羽王西征注辭甚脩而宦轉躑躅柰何然亦不  
可盡歸之命也秋氣漸涼強飯自愛

又

歲時三得足下書而所與書偕來者強出園一寒菹而已業授家兒子輩其毋齷齪守困不能應客所謂此園記仲氏志銘者再見之亦再報啓致歎賞而不審其浮沉與否茲更辱手記滿紙離索之懷與消搖之覓蓋兩備之僕宿根頑鈍至今未有所證第於此心不敢自佚朝夕焚香誦經三時默坐一榻一飯一菜一茗此外不以累妻子惟米汁故好不能遽斷夜進僅五小杯雕虫夙障無容盡洗或一應遠方故知死諾而已別誦諸哀輓之作始知足下於交誼萬遠

不墮孝標齒吻中間情事宛縟無間長語而篇法尤  
勝長歌當哭信然哉子與遺文乃閩人郭生收去近  
始編類得八卷以寄家第云有二冊者爲他一生竊  
之非關汪惟一也家第方更從其家搜索及尺牘之  
類幸肖甫填浙剗有托耳汪生詩刪竄入魚日至  
上玷于鱗爲識者唾笑於子與尚似有羊曇一慟不  
至如足下所謂第久不相聞云已得末疾恐就木矣  
足下集成須早授梓爲海內詞人指南亦少寬僕與  
于鱗搏摶之苦又曹平原所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  
者觀子與寢寢覺此語之味深家第雖絞心道門



以其間理農圃課兒輩誦習黠於伯氏多矣一咲二  
俊今秋當聯翩脫穎兒子嗟咤俛首老博士業甚令  
人憐之然亦無如之何錢唐脫巾吾輩已辨跣走今  
雖幸小貼而隱憂非淺故人僅肖甫一碩果而置之  
風霜鳥雀中傳張羽王曳裾今在何邸展轉溝壑俱  
可念也楊丞人便附此初夏猶冷加飡自愛

又

十月初蘭溪胡元瑞來云見閩人謝某新刻有哭足  
下絕句方食時箸爲墮地終夕彷徨既馳信從肖甫  
所問之不獲報乃有一楚人游宦者云武昌見伯子

入棘試義佳足下當無故以是稍自寬而使者至矣  
披緘不暇讀但絕倒稱幸甚而已海內豪傑道盡唯  
吾二人者歷落若長庚之配殘月胡可遽與嗟嗟小  
星等民楚書至伯子復塌翼卽肖甫三雛助甫一弟  
一子及李駒亦爾而豚兒乃猥先一鳴小足吐氣迦  
陵頻迦諸和雅音自是競新美足下所云云非直臆  
腑亦大是左券第門戶足寄寧敢蹈藉天福而此忝  
稍覺隄分於恬澹中不免蛇足之懼耳長篇大幣走  
价千里誠知兄念我愛我然得無衣鉢一事於孺子  
有深私耶渠已北上謹拜瓦鬲詩軸附信致之餘

壁返亦坐拘例耳來示北園花竹日益勝而有酒食  
之累第久閉關弇園游屐踽踽不能矯首楚望卽子  
與殘客非足下又誰托耶誦三山記殊灑然西塞諸  
礎玄真枕席地嚮者一過之若飛鳥而已王竹甫者  
亦善攻字琢句然得手應心終當讓足下也第於一  
切有爲都謝絕筆研後猶未盡每恨三十年前誤入  
此因今日受此果然見兄縱橫跋跋眉宇間猶似有  
起色以此知習氣難除不獨大迦葉耳伯子高才困  
名場久不無畏首尾宜鼓其氣而充之季子國器足  
下自能鑪錘毋俟贅也偶從書肆得豚兒兩筌蹄今

封去或可佐千慮之一惡詩書扇併宋榻聖教序克  
書室清翫不一

又

前使者至律一  
禮及詩如自合浦還明月珠喜  
尉之極粗於一律見其大都耳所謂心之精微言不  
能盡江陵歿後宇宙間遂一翻覆全楚鞏鞏兄獨超  
物外當時忌者安在哉第一稿木耳嚮時不任毀今  
亦不任舉弟爲眼底應酬及筆研所困終須被髮入  
深山或可了此一段未了也周弘禴戶部至云足下  
近謁太和歸錦囊所收當不此言能相寄示否肯肯瞻

畧遂不下郭汾陽兩甫亦漸踈踈爲吾黨增色黎惟  
敬逝矣作夢記成兩日而遂委蛻大奇事也葉山人  
茂長奉謁便附數行先容山人才氣磊磊恐足下門  
客先無此人得無又空北園厨料耶一笑

又

僕自正朔爲兒輩舉屠蘇畢即足下六袞觴耿耿胞  
臆矣而會病羸至春中而劇藥餌不離口又時時爲  
戚友強以筆研之役如責博進六月病痞七月病脾  
八月甫起色而伯玉肖甫訪我弇園元瑞仲淹輩亦  
麋集幾復作高陽故事九月始息肩勉爲足下草此

壽言既成都不曉何語年來棄家兒輩爲儉歲所窘  
一絲一粟亦不從之貸乞欲遣老蒼頭躡屩而西卽  
以行路難爲解蓋刺促者久之而後成發扇頭二絕  
皆真境真事也台垣婁易楚地諸貴人下不覲跪者  
獨不能動足下北園清夢問字乞言之客踵相齧也  
下論廷尉羅雀門當亦不寂寞矣第僕已誓佛前於  
獻歲斷筆研猶恨足下居僻不獲以牛耳相贈俾跨  
有大江以南操管之士沾沾景從然舍足下與伯玉  
何適伯玉亦現衰徐徵其七著不大損小足慰耳會  
甫則真大貴人也家第課子讀書學

二甫達退不作乃兄迂優然大足生活所慮挫名  
盡或爲弋者所慕耳賢伯季學故當大進僕長兒典  
盡已歸粗代酬應二孺知弄筆墨聊以暖目前而已

又

知吾兄至吳關爲群彥所挽譁浪杯酒縱橫翰墨令  
湖山一益生氣二令差不俗比之此間千石奚啻屑  
壤前所遣蒼頭想已奉仙舟入雪矣每念二十五年  
之別合併旬日談咲差足相快然至別後忽忽如夢  
却又恨春夢之不長也分韻三章勉已塞白又得謁  
墓一首久不復問工拙矣行父復致前幣不欲再返

侯齊安王生後便當一修編紉之敬也并仲美俱頂  
致聲彭生事已悉吳子輩惡心腸乃爾何以面足下  
使孝標在茲時不知作何語也姑緩之必有以處西  
望楚雲心寸寸折不備

又

方畏客而劉山人者以足下書至破例見之此君懸  
河之辨不必一一破的亦使人忘睡所示欲東為我  
舉六表觴第與人無所比數羨我之痛棄蓬獨深以  
故買一舴艋避客菰蘆中彌月而後返中寒作楚亦  
所不恤足下第舉中散故事而好我携手同行不



唯泉石增色餅壘亦嘈嘈也佳集稍得從容詩故所  
服膺文華亦自冠冕一代覺新都相公所評似但及  
有韻何也仲冬始見楚錄而二倩不與令人扼腕一  
段蒙氣似尚在吾曹兄不聞李駟耗耶已游岱矣自  
雪樓作他人物幸兩雛補諸生尚小慰地下僕弟二  
兒病弱尚在湯藥間小者文勢小進與兩猶子似可  
更結通家緣家第啖荔枝已飽或量移矣元馭自以  
手足之痛乞骸不已非有他也前有報書樊山邸附  
眼鏡足下何繇不達餘不盡

又

昨息庵上人行便數行申契濶之私計已徹覽矣數  
 日內親邸報知 聖躬違豫所諭疾狀似非盛年所  
 宜有既而一邸官上書過切至觸天怒自江陵奪情  
 之後絕廷訊久矣似亦非盛世所宜有且恐羣少年  
 不察揆地苦心又作一番描畫也如何如何吾丈雖寄  
 跡江湖當不忘宗杜如第及此却不免杞人誚也年  
 來忽忽厭俗殊不怯死近得一簡便法或似可不暫  
 死承欲訪我海上當設醴茗羹於舟中以待青燈促  
 膝所欲傾吐者方內外悉有之計吾丈當不異顛俟  
 俟家第白下之期在歲邸聞不一一

又

新歲不聞問昨邂逅一故司農郎熊姓云欲叩玄關  
直自太和歸以微痾謝客且謂秋間訪我東海上尋  
故劉子成中丞之子一介來出老兄數行則熊所云  
信矣犬馬之齒本不足言且慕義刺中焉足以辱高  
駕惟是先君子十七年未竟之事賴臺議見伸天子  
之寵靈施之隧表大官之饗得知已老門人餞之於  
私慰矣先君子二品未滿考而宋伯引軍功得全葬  
先恭人僅四品封而兩與同祭此殊典也第以宗伯  
疏不及贈謚不復請而太原公念鄉前輩故特爲之

改䟽草以上今獲咨封部矣然且匝月而未見覆得  
非爲第未有尺書謂之傲慢見尼耶 主上所以勤  
施勞臣已足其榮固不在一階半級也子成集固宜  
叙然有兄先之安能不虞形穢哉此間淫霖幾四旬  
饘粥之業滙爲巨浸咄咄中具報不竟所吐亮之亮  
之

又

劉將軍去有不腆之物附八行以報計徹記室矣麻  
城王生者來云足下且以盛夏抵秣陵訪我於牛首  
燕磯間時有傳伯玉亦且至者使我夢境亦自神王

既審足下且未成行伯王復改期秋杪爲之悵惘移  
日僕茲出成小草且寒香火之盟而江山名勝亦是  
游目却不免有五悔出後家第雖不成噎而痰火時  
熾汨沒湯藥不能歸視之一悔也病婦展轉牀第違  
此儉歲三兒饘粥之業盡廢二悔也初意染指即尋  
遂初而諸乞骸者俱不得請三悔也欲有所建白而  
度必無益囁嚅喉吻間竟成伴食四悔也白下士子  
所萃適當試期揮汗酬應五悔也足下高卧北園曳  
足甌甌洞以清風爲故人誠若霄壤雖然悔之晚矣  
自貽伊戚夫復何云足下方爲李中丞致拳拳而此

舟州山人續和 卷之二百九十二 十六  
公中文罔今人喪氣適邑子俞易之便索數行以見  
貪得近况漫爾附聞不次

又

仲子來拜手教具山中之况已從禮浦陀僧所得第  
二札其時尚未審二第之成也無何使者至得第三  
札則有見輓二者六章盖字字鮫人珠矣使他人見  
之尚且酸鼻而况爲之兄而自相知已者耶又况衰  
羸待盡之軀將并二人爲一者耶至於感激思報一  
念之私有非筆札所可述矣常病削將三月近始能  
進七箸第形神忽忽無復生趣前有小疏塞白出月

欲繼上乞骸之章亦知歸故里百憂叢集無筴可  
且擬視亡者兆域求不朽之辭少慰地下即掩關却  
掃餘巾待盡以自附於首丘之義云爾肖甫兄亦於  
閏月二十日長逝此兄名位已極膝前振振繩繩亦  
復何憾但 國家失一緩急倚仗人吾曹益零落可  
歎耳耿大夫云見楚錄伯子復失利仲子雋才必自  
能騰蹕弟少年之染頗深弟數促之不肯歸以此負  
足下耳弟欲不言似負足下益深言之恐復蹈癸酉  
之疑如何勉成長公七十詩既羨之行更妬也維章  
崇肴即付之孤姪俟弟行狀成專人拜致不腆之幣

請太史公傳并伸謝也不一

又

前有两書附復計俱已徹覽矣劉典寶來得足下書似專爲謁玄嶽脩路功德而發及讀疏辭雖不必本邑語而自古雅暢利非足下老手未易到也脩路毋慮數萬金賢王盛念與足下高誼此两大檀越弟何敢不奉佐一二但南都遵此大侵中產以下未轉菜邑安能勸率使作眼外不急之務諸募者兢兢不過兩廠織局三中貴守備一魏公而已魏公近實其家方治喪葬請恩卹費且萬計湏從人貸司三中貴前



以陸司寇相拉募明州阿育王塔緣顰感而應覲類  
而出何可更作馮婦也昨歲五月餓莩十萬人京兆  
之粥竭而當事者不能以單辭勸富家捐升斗之惠  
即使弟不恤號召之勞亦誰爲響應者夫以堂堂之  
列卿而爲藩國募緣似亦非體以故輕辭以返王之  
幣而詳辭以解兄之疑雖然彼若能以大辨才開大  
因緣弟亦不爲沮也有蒼頭一似是兄家幹欲得劉  
太傅書兄既無來示又不知其意聊爲草草應之胡  
元瑞詩藪附去渠故有宏識於足下昧平生而深景  
慕殊不多見季子云久在蕪湖頗有所聞幸勿簡義

方勤加劇琢肖甫前書已具之李中丞不成死矣舍  
誠意而務脩身遂至名與身俱敝惜哉聞新正有意  
金陵便當日望雲氣於龍江口也

與郭中丞

世貞自鑿坯以來於世事一切不敢入耳目亦不敢  
挂齒而至開府臺察監司郡縣諸公則以家族桑梓  
之故不能遂漠然年來水旱疫癘爲災百端而敝邑  
尤甚所以苟安寢食不至一夕而三徙一飯而三輟  
者蓋唯藉我公祖而已陽月覩臺省流言則自縉紳  
先生以迨田畷紅婦靡不駭愕次嗟甚至欲甘心以

口而會尉留之旨旋下用是稍自安乃者公祖之  
辭既甫上而得請量移之命因之當路者果何說也  
豈其不悉公祖之賢將弁髦家族桑梓而不之卹耶  
抑借以是調停言路也公祖夙暮惕厲躬行儉素宴  
游之跡不及別縮筐篚之施減損數倍集思廣益勤  
恤民隱而爲之爬搔衽幘之獎掖循良俾之得盡其  
才力而誨其所不及即聽事之所人置一撫公在上  
鄙屋之側陋與戟門通而靡所不達不佞燥髮所見  
聞二十餘公恐未有如公祖者也自周文襄之爲惠  
王端毅之爲直而彭惠安之爲詳懇屈指而置公祖

居其四奚愧也燕中之去吳三千餘里士民往還不  
虛日即日有不能逮何至併無耳也塲屋之事下走  
承乏楚臬則彼中已有預薦者藩司一二公能爲之  
而故使走知之走以故辭兩房卷不閱而左轄得以  
爲竒貨旣啟封則舒侍御者無如之何矣盖嘗相顧  
而與走竊歎毋論公祖即逝者如舒侍御亦寃也十  
二年以前僕時憂居鄉則見有談何心隱與邵樗朽  
皆大俠也其所爲如在吳興在新鄭諸事皆目所不  
忍聞也毋論其捕逮與度死非公祖所繇即自今而  
後二三直指不能衡情法而斃一大俠此又何說也

江陵之忤懷與一時之奉行者誠有之然不至人人皆奉行事事皆忤懷也今有所不合則皆援之正而有所合則皆斥之邪僕以爲毋論被斥者即江陵不爲寃亦未盡不寃也公祖歸不過六月息耳去而移福一鎮無非王土王臣獨吾吳分淺耳下走自麾節駐吾吳不能一趨候於交戟之下昨夏過敝邑則屬有采薪之憂又不能望見顏色而今者又不能從父老攀挽其爲簡嬾自遠何可言獨媿媿於筆札間而賤且愚未必人慕而信之即公祖得無以爲調語耶雖然下走非爲調語者也聊以洩其不平而已領教

未期爲道爲蒼生自愛

王太僕

漢上獲晤清徽於今垂十五年矣中間雖一  
致鄭襄之問載附舛中之書然以十五年例之其間濶可知  
也昨冬李二孝廉來稱翁天賜難老神彩殊王飲噉  
勝少年時而諸從及孫枝連翩森舉蔗境之嫩津津  
不容口乃者從白下接令孫太學所稱述大過之已  
而出翁所寄二詩知翁之念我深矣已更出全集得  
益窺鉅麗之盛而賤姓名之辱存於篇章者指不勝  
屈也不佞貞何足以當翁臆何翁之爲長者而不佞

貞之爲小人也蒲柳之質衰在老先無復世念久矣  
先君子既荷 主上恩卹而身復偃蹇 朝命至於  
再三懼負幽明勉強一出竊謂留省優暇苟便懶拙  
而麋性多驚魚樂難問悔不可言茲因便聊此致候  
私并成一詩書扇將意非敢自附玉案也賢從光祿  
墓草雖宿門楣益壯中丞銜寃夜卽幸爲致聲自愛  
鄒律之噓當在非遠餘不及贅

與張司業

山中扶病領大誨者兩日霍然病良已蓋見公本體  
既自澹然而於人情物理又復條暢雖有應跡而無

滯心所以藥我者至矣成均之拜固以諸生表儀仰  
借然何不還公白虎一尺地其於啓沃 聖心陪贊  
國是豈淺小耶玉堂諸賢自公外所心儀惟有两定  
宇耳趙公故是天地間陽明之氣所鍾今遇所不可  
即憤憤乞歸似發之太早歛之太速鄧公堅卧不出  
柰何此於出世大業甚近且易但以瀦仰師弟間咨  
問公案照之覺但得其體未得其用也似俱少公大  
還一點化耳僕齒頰餘生於出處甚細出故無益處  
亦非高但鑿坏一念發自庚辰春仲必不敢渝乞駁  
疏上想廟廊諸公當見亮也荆老鷄骨支林然



德而人悅之細音從京附徒足相苦而已春氣漸和琢  
重琢重



舟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九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石拱辰司馬

張肖甫人至致公手札大教若羨弟之處而猶使之  
與其憂者弟處故自有心盟然亦見時事未可着手  
且弟面上眉耳世始縻之一官以了彼事弟縱欲有  
所爲寧肯信之欲有所言不辭咻而攻之已幸又寧  
肯虛心而受之耶前見邸報公復進少司馬深爲世

道喜不敢爲公喜也今得來教則隱憂媿媿知公亦不自以爲喜矣所諭謁陵之費且百萬夫謁陵誠

祖宗故事第當時不過費十萬金而已何必尤倍其數蘄邊之練卒一十年矣何以屬國之小醜入而不能支江陵晚途驕恣貪狼而宵人又爲之翼而長其伎罪固當然有交結紊亂一律可引也胡至誣之異謀且堂堂天朝而主上所師禮之臣至異謀於國體不少損元氣不小壞耶六七少年其脩怨者不過快心於一擊干進者不過求合於一喜而了無毫髮忠君愛國之念當事之臣雖極調劑支吾而太

阿倒持事權傍落將來烈境之毒與縉紳之禍不知其所底止趙汝師固賢者弟殊不敢信其能任大事所見惟一王元馭能持平識大體雖小傷迫急得憤重如公者夾持之必有可觀而病弱又多骨肉之戀似不能出柰何家弟承公與陸與緇推轂之愛此番或不容已但非所以愛之也弟方避徒林居一粥一蔬以了殘日而爲公所挑不覺墮口舌阿鼻覽畢幸付祝融爲懇

又

昨歲見吾丈移疾躡卽走一介至滁陽奉訊而文旆

道喜不敢爲公喜也今得來教則隱憂媿媿知公亦不自以爲喜矣所諭謁陵之費且百萬夫謁陵誠

祖宗故事第當時不過費十萬金而已何必尤倍其數薊邊之練卒一十年矣何以屬國之小醜入而不能支江陵晚途驕恣貪狼而宵人又爲之翼而長其伎罪固當然有交結紊亂一律可引也胡至誣之異謀且堂堂天朝而主上所師禮之臣至異謀於國體不少損元氣不小壞耶六七少年其脩怨者不過快心於一擊干進者不過求合於一喜而了無毫髮忠君愛國之念當事之臣雖極調劑支吾而太

阿倒持事權傍落將來烈境之毒與縉紳之禍不知其所底止趙汝却固賢者弟殊不敢信其能任大事所見惟一王元馭能持平識大體雖小傷迫急得慎重如公者夾持之必有可觀而病弱又多骨肉之戀似不能出柰何家弟承公與陸與緇推轂之愛此番或不容已但非所以愛之也弟方避徒林居一粥一蔬以了殘日而爲公所挑不覺墮口舌阿鼻覽畢幸付祝融爲懇

又

昨歲見吾丈移疾躡卽走一介至滁陽奉訊而文旆

已北首矣川途阻脩鱗羽莫繼雖仰止大雅時時在  
懷而音塵迥絕不謂有劉長洲之便得奉教札恍佩  
穆如之風惟是鄙言不足以發令先公潛德而法書  
豐碣表之隧道何以令信本廻車愧謝愧謝吾丈之  
賢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漸遠之羽固足儀世而  
廟堂諸公不爲蒼生強借何也婺婦不恤締吾丈寧  
能偃然高卧於漳濱竹林間耶若弟昨者一塵啓事  
真所謂骰子選也亦自度其不可出上書力辭已投  
公車而會有尼之者蓋未幾而南林之白簡上矣吾  
丈以正人飾獎則不敢當此曹子以爲邪人稍有所



不能受耳弟之三起家俱非本意其前两起屬  
尉薦歸田以來止是不能拒絕游客園池爲家幹過  
有脩飾無緣復毀耳聲色之好生平泊然今乃無故  
拙寫作一韓熙載良可歎也趙選部芳聲英英在耳  
今得暫歸與吾丈相劇切不朽之業甚快甚快幸轉  
爲弟致聲外兩疏稿附覽後疏垂欲發而徐相公力  
止之已付之忘言矣欲吾丈少知其梗槩故也弟兩  
少子頗能讀其父書前歲舉一孫甚穎秀天惠餘日  
跌宕書史翰墨間政恐人妬吾處耳吾丈麟趾亦遂  
振振否家弟歸遷本省小簡跋涉之勞物情若此恐

亦非久計也承念存并賜札當覓便致之餘不一

又

中秋聞吾丈有東門之邁爲忽忽廢食寢數日高嘉  
定來得手書知後庭有就館者期在十月而穆少春  
札亦云胎氣佳以星數推之當舉雄則又欣欣喜色  
見大宅屈指湯餅之宴復逾旬矣弟有三兒大者業  
差就小者亦似能讀父書今損家付之一月不令一  
見而不能忘情於故友乃尔豈所謂老人十拘耶復  
又有一拘此身自見廢來偶有所證掩耳世途以爲  
林壑之樂不減四禪天至欲拈瓣香謝言路二三

子而時時跡

璽書不下漳河傍輒彈指浩歎此非欲以苦事撓吾  
夫欲得實心堅力如吾夫者居其難而後吾儕得保  
其易也今天下見爲治者形耳如何如何穆兄負經  
世才而逆錮之不使展然彼之逃於詩也亦甚矣經  
世是仁者事度世是智者事出世是二地以上事然  
亦只在一念耳詩偏名術也視酒色差不俗然損道  
一也昨念吾夫極草草成五言四絕句預賀夫旣以  
薄之而復蹈之得無爲穆兄笑乎語云倡優拙則鐵  
劍利吾夫觀其拙而知其不人損於道也

曇陽子

化事想或聞之其所以化恐未悉也今錄上一通欲  
吾夫知天下有真人有真理非以爲癡人竊語也

文

昨劉長洲人至得穆兄所致手札雖與吾夫聯姓名  
云賢器病危甚意不能及書草草數行作報殊更憂  
之舍弟自覲歸云會趙吏部知賢器竟不起爲彈指  
歎詫者累日夕弟自偶有聞證來兒女子之累付之  
搏沙觀久矣今設身處吾夫五內忽若蝟刺不知作  
何法解也吾家夷甫癡語未暇論東門蒙莊亦姑置  
之但爲吾夫宗祀大計則莫若豁袞以葆真節慈以

全神時至則行聽其自然勿正勿助長乃第一義也  
天道有知必不使賢者如吾丈斬馬絕其後時事極  
矣天下之寶充當爲天下惜之第百念俱已灰惟覺  
此身未即死當傾耳以聆吾丈芳問耳茲因赫司理  
便附此尺一中  
有司理公車中有魏懋權真天雄一  
枝桂也

又

前者因令人喚兒子歸草草一札附問不意其人道  
病淹久我公入臺之後唐突威嚴乃不見責而辱之  
書且侑以一絕則几杖之賜矣來教娓娓謂不才尙

在可收錄者未幾而即有留尹之命知公所以培植  
不佞不淺也不佞生平跡馳無雕飾又不曉事言路  
婁致憎口戊寅再辱希復世念會庚辰春孟偶有所  
證捐家入茅舍飯蔬飲水一裘一葛以保此半殘之  
軀即吉凶詭問都癡人固有咲其愚而憫其能自固  
者苟片昧復出將以我為如何人也昔有使王孫奉  
橐而進茗者戲以一粟投之即捐橐於地而趣就粟  
不佞之不為王孫者幾希群龍滿朝岩穴向盡吾友  
與二三大老尤自傑然即天下所可言可為者皆已  
言之為之如邇者大疏及月林公疏是也即使不

出亦安能有所加也乞骸之章必得請而後已久廢  
物外村童無可使者又念損兒曹橐唯公憐之從史  
焉麟陽月林二翁皆舊辱教愛不敢以私瀆聞便問  
希叱名道意不備

又

前時劉長洲人去有報札計已達記室矣道體當益  
健勝麟兒襁中應自斬然頭角繩繩之喜入熊羆夢  
者此非其時耶台鼎易鉉名爲賢喆彙征而殊有不  
盡然者偶從邸報見一御史忘其名所上疏以直臣  
未有爲說差強人意記僕在河守時江陵雖文深尚

猶表表不謂晚途狼狽至此蓋誘之者使昏激之者  
使忤語有之不忤不求何用不減又云涓涓不塞將  
成江河豈欺我也第入茅廬來絕無所證祇於閒中  
勘得身世皆幻春仲一病荏苒幾殆亦遂任之幸而  
自活家弟歸旦夕相煦沫差足相老間爲世道念須  
公與元馭出磨洗乾坤一遍毋論元馭草土卽鞏上  
君子肯許展公十指否此語近亦似伏櫪老驥不知  
兩鈍足已賣作僧廬長在物也一咲一咲長洲應召  
便附此不一不一

又



前者劉長洲之報啟甫去而老夫之教札復來蓋以  
豚兒叨忝故喜浸淫於大宅卽不啻如弟自言之也  
此兒嚮亦有微銳可以一鬪今強弩之末矣殆如木  
鷄矣誠不意其叨忝之若是也弟既猶在世法中不  
能如我古先生一洗而空之若乃誦大易之盈虛味  
老子之寵辱則懔然有餘懼矣吾夫何以教我襁中  
卽君遲於言動故自無碍但令作美食食乳毋佐以  
粥糜勿遽沾腥味當以漸充強况後庭復兆熊羆之  
夢所謂老蚌出雙珠德門故事何足疑耶少春大悔  
欲毀詩梓聰明人易撥如轉圜今但秘之可也渠詩

故自有氣骨孤行之當自美愛不然第亦何惜糠粃  
之引耶長洲覲便耶此附謝并布不腆統惟照亮

又

家弟自燕歸得我老丈教札慰存勤懇至叵羅與托  
尚方精醪天子所以錫勞臣者乃亦舉以見賜會兒  
姪及孫凡八人適集舉以屬之曰異日誰當爲石司  
馬公者飲此各奮而爭先則無弗沾沃者矣弟自入  
年來影不出郭門幾若虎溪之限遠公而近聞有司  
之舉先君子及朱中丞統之卹典也倉皇走謁臺於  
陽羨句曲間乃聞已寘之條奏之歟矣先君子之見

抑則以高宗伯脩新鄭之緒論譚徐文貞庇鄉戚而  
申丞之有遺郤於通倭者也咸黜候另議弟之腐心  
不朽者十七年於今矣幸自臺建白發之則當事者  
可以無棄梓之嫌而被恩者可以洗丐乞之辱但在  
條陳則於始末不能無畧而先君子南北十年之勞  
遼左千級之績或未之及縱無閣寢而沾被未沃人  
子終天之恨終無以自釋矣宗伯公通家之契且與  
弟有文字知意必不薄懇老丈與晤老從臾之非違  
於祠部君生死骨肉之惠也情在迫切餘不敢贅

又

前月有便附小啟及穆太公墓表去計已徹記室矣  
月之十八日薄暮得下第十四日見訣書一紙大槩  
謂四月初已作死計不意更得百日此番種種惡證  
俱集力憊氣衰甚難支持恐在旦夕且自負有膽突  
加以學力定力故遂能輕死破惑今日方下此死手  
工夫寧耐不然遂躁亂不能攝持矣六親既已無情  
即見吾兄亦如不見天下雖饑 聖主能蠲賑事尚  
可爲唯願廟堂勿因寵勿近小人勿搜求人過諸君  
子勿偏見勿立黨勿思報復則天下自平矣此外復  
有二百言多致意故舊語不及私第時已煎迫若

早違河中然尚謂其辭理明哲結法適美冀得  
延也別發兒曹一紙則以是夕街鼓動逝矣痛哉當  
臨絕時呼水洗足匡坐湛然如定如寂了不怖散亦  
無痛苦念惟此子名行粗立文業粗就諸兒三者已  
亦嶄然頭角可靡憾矣獨年僅踰天位不稱才且僕  
叨長十年去土何幾乃不死而令此子死也噫嗟餘  
日烟霾眯眼熒然之軀顧影局促生趣盡矣愚兄弟  
得奉侍長者與元馭相公皆荷深愛不啻骨肉哭死  
嗔生知當爲我惻惻也偶因秋省役便敬布腹心得  
賜一言或誅或贊以爲死者不朽幸甚區區俟過萬

壽節即上書乞駭歸治窳窳於先壠之傍且結茅作  
丙舍朝夕三遺魄預鑿容棺之墟以待未審輦上君  
子能矜此情否三吳亢旱已極赤地千里堯湯之災  
未聞接踵司計者何以待之餘不能贅

侯舜舉方伯

昨張生歸草草贊數言爲報未既所吐永嘉山海之  
勝見謝監詩爲東南冠而門下方握詞壇牛耳九合  
之餘倦而息焉以與二三勝達跌宕文酒以此上酌  
天公何快如之僕亦有一圃足暢邑當孔道爲客所  
踴無復生趣今蠖窟一團焦尚復跡之不已且夕

有緇衫行滕耳客之佳者曰曹子念其人負竒氣工  
爲文詞雖鬚髯戟張如傖父與之談則醍醐也渠游  
貴郡爲報王大叅陽德知已然其意以不登鴈宕不  
謁二谷公是世界缺陷事唯門下進之初夏未熟加  
飯自愛

又

僕爲郎時從故吳中丞峻伯張太僕有功游業已聞  
公名矣垂二十餘年而始於行卷中見所造雜詩若  
文更以爲西京開元間人而又十餘年而讀公全集  
乃獲盡鉅麗之觀如漁孟諸而獵雲夢也三載前有

張山人兔缺如方干自言館公別業已舍去游金陵  
今年復來訪足加跛如庾玉臺手一械啟之則公札  
也以為果公札耶則公於稅苑稱前輩非公札耶抑  
胡其瑰麗而爾雅也或張山人借以重焉山人恐未  
易辦也雖然無似敢緣此而脩咫尺之書以從門下  
以塵幸收之僕齒雖少於公然蒲柳易衰一切俱謝  
云於三尺蒲團地了此生耳公負絕世資必當為出  
世業時不可失也峻伯有子稼塏以諸生稱詩大是  
以來之秀亦聞之否餘不具

荅劉方伯



世貞自丙子以來含饑抱慚於閭井者四載偶有小  
証始擬寘此身於軌跡之外而未能廟廊之上收拾  
陳物猥及衰殘顧影自咲不能出應非敢用爲名也  
夙業障成誤落雕蟲窟中影響見跡俾長小國之賦  
使從事齊盟苟不愛齒牙流羨即來識者所笑不以  
爲磨昏鏡則以爲嗜昌歎如其不爾怨亦如之以故  
塞兌掩耳蝸廬蠖伏寧自絕於賢人長者而令子仲  
君忽負笈相枉適世貞以先君子事出謁部使者於  
句曲陽羨半月始得歸門者出一敝刺而後知之乃  
來价復以門下大教陰幣與仲君之高篇見辱矣門

下海內名家出入中外踰三十年鼎鉉步武拂衣高  
蹈蟻觀一世而折節賜推唯是過情之譽所不敢當  
乃其辭旨之精麗警絕則下走之所忻爲執鞭者也  
冢噐王折豈唯貴門棟棟之痛當爲天下惜之仲君  
方辭璞却須加琢剜之功不思無陵陽賞識也如開  
歲春和能嗣前駕則奔中山靈先爲除徑以待或能  
少助千慮之一外薄物附忱不具

荅丁太僕

僕衰懶杜門與世路隔絕家第間致大疏一二與左  
降叙復始末不覺壯氣攻中浸滯大宅尋晤汝師

洗則謂門下躬行君子不爲名高其所欲言舒吐蓋未  
竟一二而朱嘉定汝虞亦復疊疊且謂門下將俾効  
不朽之後於王父司馬公蓋飲淚潄潄沁心腑矣僕  
故崎嶇坎廩人也生不受人知乃獨受司馬公知於  
疾風板蕩之日有餘寄焉迨公養重梓里僕則偃蹇  
衡門暨強起仕路而公已游僊都宦轍見左無由一  
酌禔公之墓而叩陵嬾之堂自謂此生無可仰報而  
使者至將致大教果以神道一碑見委司馬公三品  
大臣 天子賜葬而此 獨闕焉不文事固不偶然  
也僕於東土所見公檐荷三四大事有出於銘狀之

外者僕雖愚敢不自勉第來諭獎飾過當夫以太山  
北斗之擬即昌黎得之尚不能無愧色而况僕萬萬  
不及者哉洗筆研來已半歲不免復煩墨卿汗之且  
負香火有所不顧矣滌陽山水永叔伯安二先生嘯  
歌之地併門下而三汎滌意氣自見天則區區除目  
非所以爲賢者重也朱令有中牟密縣風而上人未  
盡知想當不惜齒牙餘羨伏暑未蠲爲道自愛

顧太僕

嚮者門下請告宅憂許里之日僅一奉顏色於山觀  
而不克報訪又承致岳士雅先生詩集累帙而不

能報謝又以其時有筆札戒不獲附不朽於九京  
過種種猶曰巖穴之臞固雲霄之所弗深計者乃適  
先君子賴群公恩庇得洁身後而貞匹夫之節不固  
強出從大夫末則於門下回首當投刺自通負荆請  
罪者也門下以正直忠厚柄 國家之公是者累年  
而始釋之進陪九列步武八坐蓋不直鄉邑之光重  
而已懋伯回之堂誦斯臧之句則一紀前有如不佞  
者在焉特衰劣過時之人無所比數不足以辱大念  
耳齋疏人便肅此附候寅陽丈不敢輕賣便間希爲  
致聲不次

荅李惟貞大參

仲冬為不肖腐心之辰以故汎一葉為柳中菰蘆匿  
 而諸以筐篚見辱者尊則執事親則吾敬美皆不敢  
 發械誠欲以例他客也公祖猶以此介介將無謂不  
 肖薄之乎罪死罪死了念冒熱馳二千里為其故府  
 主稱祝走雖為道地借一力於麾下誠貪與公祖相  
 聞耳渠用期迫窮日之力故不及請非敢弁髦長者  
 之惠也得教不以常調為意使長孺聞之積薪之語  
 從咽中下矣然何至六計吏時敢狃狃其吠耶此曹  
 子縱有胸無心當不若是不過一二蔑戾車耳兒子

失學放黜其宜豈敢更有希覬賢器比當益大就時  
伯玉司馬來云與公祖爲半日飲每語必先不肖使  
人鼻端拂拂有金華洞天想家弟似得齋捧役旬後  
或可趣下風大貺拜嘉并有薄物將侑乞鑒入

又

伏承賜示以袁生所具查應減稅糧宿弊及該府覆  
議令不佞看詳惟是不佞衰癩之心計且素不習於  
錢穀出入之數無以奉酌德音皇恐恐袁生爲民苦  
心大堪敬服但止是見一邊語中間有以別項增派  
而并入正額者有以此額而挪應彼派者有雖增而

必不可省者有可省而必不能省者亦有可以通融  
處置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者明公須會府縣  
正官細講一番請之兩院將應減之數不論其可否  
一達戶部聽其回報其必不可減且有着落者曉諭  
百姓勿妄希覬不然愚民無知妄謂袁生減糧數十  
萬為三吳造福而上官壅遏之是袁任其德而諸公  
任其怨也適見廟廊大老亦有書來云云不敢不以  
聞若乃明公欲定畫一之規不使每年議派則革吏  
弊寬民瘼杜浮言之大端也二冊暫留看倘急須當  
別封上不一



又

僕不佞自郢里之上夜與峴山之浮白別後輒怳然  
自失以爲竒人難再竒遭難三不謂天假之緣得從  
宇下忘形爾汝披膽天日盖三年如宿昔馬別後則  
訖問之信歲無虛季金錯之餉械無空篚春初以太  
夫人之壽言見委恨不知耳知之寧有待教而後具  
草者蕪廢之餘不能深湛其思俾辭與事洽而明公  
不遠千里顓使遠謝鄭重其辭又綢繆其貺僕即不  
受傷庶之歎寧無過情之耻乎武昌山水多名勝僕  
時苦棘事間以詣臺紛紜不久量移無緣一極登泝

之樂明公風流姿槩勝小子百倍當無復遺憾第資  
望崇深恐不能久淹耳敝邑望公如望歲豈有意乎  
僕雖老尚能從兒童竹馬後也所喻其君者并得其  
書誠竒士也明公稱其保持鄒司勲事忤柄臣而不  
悔前偶得一公書云鄒入銓無它長唯推轂其救陶  
善鍾而已矣陶鍾無足道若以其咎鄒宜其之復見  
齷訾也論其者以駁嗜之小庇而舍其狗義之大節  
嗟乎世見誠可憫也所報其書并壽言稿附覽欲知  
僕之許彼至耳適老婦患風疾憊憊醫手倉皇不悉  
亮之亮之

又

屈指與明公清洋夜別六寒暑矣自是歷三使君三遷而至九棘列中臺者明公僅一轉屹然於振臺之陽豈武昌魚美足戀耶無乃葉公之好龍非好真龍者也貞以先君子久鬱泉下蒙上恩隆重而召命再臨力辭不得輦上君子多相譬說一念不堅遂成小草乃至病第奄忽竟阻面訣貞何人斯而亦用荆公家故事耶苦痛慚恨不可言昨草具小疏苟且塞白奠等瀝之誚小寬旦夕當乞骸骨耳明公不以一出爲非而曲垂獎飾使人泫泫汗下不能禁柰

使君非面是人者當由愛而下醜耳亡弟遺詩文頗足不死今爲刻其詩將成矣冬盡補刻其文具當以呈覽請正也大幣祇領并有薄佈不宣

張都諫

嚮者門下以先德之重不遠百里儼然而辱臨之雖不敢自愛其醜而值有遠客累不敢具杯茗爲敬蓋於今歉焉乃復更勞大誨重之以珠餌雖以不恭是懼勉而拜嘉汗固簌簌下也日苦役役不能事筆研設聞命矣仲夏之暮當脫稿專人馳上先此附復不

宣

又

嚮者遠勞尊駕賁惠先壠僅得一踵謝堂下嗣後  
門請告且以病弟拮据湯藥至不能叩明公艦首之  
比而薦咫尺之書奉送此歎何如邇覩邸報知進補  
天垣主持國是海內方拭目以瞻金鑑之上第明良  
一時百揆時叙無足以當白簡者唯時進格心之論  
亟采下民之咨務濟艱巨毋專且聲使 聖德愈隆  
國脉愈永乃鄙情所倦倦耳貞表劣過時之人以先  
子蒙 上大恩又不敢累抗 朝旨狼狽一出慙慙  
百端茲因齋疏後便聊伸候私伏惟鑒亮幸甚

周都諫

世貞不能自削其雕蟲之嗜而遽災木往往汚人目  
觀又不能脩鄉里月旦以得罪賢者即不遂伏斧鑕  
蝮屈草莽息黔之暇間及筆墨聊以送餘晷而已不  
謂門下汰群書而錄存之萬里命書布以大幣俾爲  
尊諫議公壽言悚息不知所裁報惟是誨辭行述二  
帝古雅絕倫嘗鼎一臠足占大烹半耳之盟是在執  
事僕所撰造止是苟就來旨紐而成篇譬之佛語未  
離小乘今具稿呈上即不以覆瓿似未足疥公壁也  
出處之示知門下憫我至矣破甑何足復論縱令理

之豈堪炊飯食人况蒲柳易衰薑桂猶在未盡之身  
得嗣相聞異日借門下一字華衮爲慊耳薄物有將  
下忱不一

又

伏惟明公以花封高第超補諫垣復以青瑣名臣遴  
司銓務一時聳然快覩爲清朝盛事而白簡先後傳  
播遠邇類皆謔暢練恒傳國體國是不爲詭激以  
徇時趣區區固心儀之矣惟是薦賢大疏群材彙征  
萬目聳動而貞之踈狂不肖却爲濫竽其間惟且駭  
且愧不知所以垂及一載有旨尹環賜賞皆緣大疏

爲之張本貞得荀雪前謗復備朝列固盛惠也亦素  
心也第蒲柳之質早就凋零樗櫟之材不任雕飾加  
以去春一病淹歷三時今雖稍起神爽頹廢中間鑿  
坯之念尚有不可言者乞休小疏上塵台覽實出由  
衷無毫髮虛誑唯冀憐而從吏焉貴科及省臺諸老  
先生以筆札告匱不能徧啟仰祈均亮下情無任懇  
切之至

余德甫

晨報衙而楊中丞之使趨庭謂必有足下書迫扣之  
不得而家人自吳中者有足下詩札則自西而東又



西而北且五千里矣足下服除忽已三改火耶屈  
指吾黨十餘人其不走長安塵者即卧夜臺耳獨足  
下驪於山澤片語一事皆帶烟霞氣真令人艷羨第  
所覩右文之朝乃寥寥無足下跡則不可華子師賈  
豎耳當拜公日尚推管幼安吾儕亦安能自憇用晦  
之念足下深矣即僕與子與不啻也子與方憂臺使  
者而薦疏佳甚明卿亦有內補耗想足下欲聞之扇  
頭一詩寓懷并新刻薄物希麾置之春腰加食自愛

又

得足下書感概用杜幾不可讀二詩一字一淚弟使

僕息心復小警急置之篋笥他日作一字一珠觀耳  
舍弟初信但云足下有外服今始知爲後母太恭人  
也天乎何以有此始者羈於官不能奉一生爲以叩  
首先大夫今又戀戀五畝不能買一舴艋作弔客與  
足下携手匡廬之頂抑何憊也區區叨忝已踰分今  
幸而遂初服快於弛櫜優游杜門賢於補劓矣第酒  
食翰墨本生人趣日見媿不休更成苦海如何如何  
念足下於文士中最爲高行而陵陽之璞今尚未有  
剖者明卿遂削籍子與僅以長者得免尚在囁嚅間  
伯玉與家弟尤更籍籍然此亦常理常情無足恠者

用晦似欲輕表訪我弇園足下能方舟乎審爾伏  
斗酒主人所不乏也子與尚在廣陵年踰耳順而  
花不已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足下便間徐風之扇頭  
一章不能酌來美聊見情耳餘不具

又

昨子與書來云足下僅一入省作兩日會而別家弟  
復談足下山居時狀令人色飛杜門高枕謝絕塵世  
良快第未知此中所得實際何如耳弟自九月舉一  
孫即爲親友以湯餅相期無日不酒山園石益舊花  
竹益新暇則汎小艇溪間或入藏經閣抽一編翫朱

魚調赤白鸚鵡足忘老矣所苦者文字之業私心  
之而受役不休如責逋賦以此更成業障舍弟方然  
年習爲吏當婆婆一官佚我於長林豐草而乞休甚  
堅不可止如何亦須足下與子與方伯計之

又

家弟歸自覲得足下貺書宛然如奉顏色又亟稱足  
下林居闔門養性偶一入城若威鳳棲園相驚指以  
爲希有之瑞亦何必減李元禮陶元亮自于鱗長逝  
忽已十載當時雖爾惋痛亦不至神傷以此子業就  
足死故也雪堂哭子與還輒忽忽自失念人生百

行且及之每爲人作誌銘校筆長嘆丈夫何至與地  
下結緣也春來忽若有警於一切無明造作種種悉  
擬放下似亦得五六分力矣念足下澹泊成性素自  
近之輒用此味分獻不審肯領畧否近作數章在用  
晦處足下可取觀偶目病而能書者少故也亦覺微  
露消息念之念之餘不具

又

端居多暇時時念兄不忘屈指依稀開七袞而姚匡  
叔來乃云已舉壽觴矣倉皇成五言一長律致幸封  
之祝又春時偶憶前後五子已同矍圃合其存者爲

甲五子篇手錄并上計兄得之當呼酒獨咲獨醕也  
足下長於弟一紀而神情逾王老蚌之珠其光炯然  
弟斷房室來滿四歲矣春時困二豎子殊不得其力  
唯喚主人翁惶惶易曉耳匡其與家弟爭言足下鄉  
居雅致何必戒靖節柴桑靖節橫眉不肯入遠公社  
兄亦豈其意耶毋論入社與否西方自不無不可於  
眉眼下放過也冬寒加飡自愛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九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趙汝師

每得公教札輒喜而不寐精進若此何所不詣弟自  
誤作生計者三十餘年臨要緊時一句喚不來一字  
用不着非唯喚不來用不着覺驅遣之尤難瞿生宗  
門之學甚精弟恐更爲宗門所牽將草鞋空踏破耳  
渠必欲往江西大抵江西三處壇場羅稍大胡似高

李似實然不過宗門餘派耳今以儒道蓋之未免遮  
掩補湊不爲朗著故於此子行不勸亦不阻俟勘破  
後返照此心恢恢故自有餘地也弟尚未曾描寫上  
大人將來或得小小實用譬之饑渴時簞食壺漿耳  
食前方丈恐却有不堪入口者如何所喻乃宇宙間  
盛事亦是宇宙間新聞但默識之異時自見不足動  
公方寸五嶽也虞卿子無以應命弟於子書原不魯  
購求止是憑嚮書人見貽故耳公亦不必勞神作此  
無益事也

又



欽知尚書尺一甚峻不免北首爾時物情輻輳所  
謂男子張君嗣附之疲欲死者但以恬澹二字應之  
而已春仲遇閏可於陽月抵都庶免禴禘之苦

聖主當陽蒙氣盡豁官府大小屏息奉法足下旣以  
書生抗絳灌以一絲係漢鼎天下公論待而赤幟千  
鈞之弩勿發鼯鼠智深勇沈所以爲大勉旃自愛僕  
自殘歲入春來豎子見陵四大展轉無有是處任之  
而已所需拙文當錄出俟春暖可必如約方欲以敬  
禮玄宴相托豈敢寶其敝帚坐索重享耶

又

城隅分袂河嶽方寸歸昇軌兀間悔夜談之鹵莽差  
勝元馭宗伯耳宗伯歸與述兄饑渴意渠亦惘惘不  
勝計於書尺自悉之威鳳神虬世所景慕片語出口  
即爲月旦小爾舉趾便作模楷然在末法中亦有疾  
人眼鼻者納汗藏垢醞智養勇以期可久可大賢者  
當自饒之聊致莫助之愛而已拙文塞白意故未已  
更成一排律并贈吳大史其一牘及扇補附吳者幸  
爲致之君典良友已矣向見兄談丁丑事令人骨騰  
而屠令狀所不詳知別有紀錄倘付侍史發下可據  
而表其隧也嚮晤徐給事甚佳燕中故人如王師竹

太史魏懋權博士相見通爲致聲他有問及者黃云  
名教外一長物老諄自廢何足挂齒長途向暄善自  
消息不一不一

又

別後再接吳門及途次手札已有傳公見朝遷官官  
洗三郎報至令人眼明公豈以一官半級爲榮正爲  
自此開彙征之路賢者魚貫而進耳每傳除目自八  
座以至郎吏皆可人此固執政者能虚心秉公不樹  
桃李荆棘而公與二三君子蓬麻之植不可泯也區  
區此身此心皆如死灰不但無噓者即噓之亦不然

矣第恨入春轉困過軸藥餌漸狎無復歇時而筆研  
之後轉深若此緣不斷譬如蠅鑽紙窻終無出頭理  
新正便當一切盡掃去之耳先師似於山陰他處微  
露一消息此大可慰荆老柴瘡良甚而哀思不已酌  
酢轉詳物望既屢將來恐碍蒲團大事雨亭先生一  
月三轉知爲公力亦差足爲賢者吐氣第此卧苟不  
堅似公於波羅渡口輓轉之也如何如何秋氣開美  
爲恬澹二字留神不一

又

臘月內連得公手教具起居之詳且知僕兩信皆已

達又於荆老處論公所述時事多可歎可恨野人亦  
脫世網豈敢復預聞况年來姓名可更墮長安城作  
齒吻間物耶唯是野人芹曝有不容已於公者公是  
千古偉男子滿胸臆皆浩然之氣剛腸疾惡遇事輒  
發賢於我曹栖栖碌碌虱處禪中者固百倍矣第不  
當小而用之輕而出之夫亦有以如來法號告者乎  
釋迦者能仁也牟尼者寂默也蓋惟寂默而後顯能  
仁之用也無已則有請告暫歸乎鳳凰翔於千仞兮  
攬德輝而下之在公猶綽綽餘裕也僕行年五十九  
名爲棄家而實未能盡當爲龐居士馬宜甫咲殺李

宿病良已而頑健勝於舊時獻歲即閉關謝絕一切  
爵酢亦不敢領筆研後而舊道尚不必須至初夏乃  
可洗盡也邢子愿欲刻鄙集已力辭之大抵利根自  
可須臾各根着力一錐削耳矧汝立來云有北使附  
此不一不一

又

昨蒼頭喚游子有數行奉叩起居計已達矣茲辱手  
教滿帋具仍嚮道之堅與憂時之切所謂並行不悖  
者僕自殘歲來三改火病羸憊憊秋中參朮始見功  
肌體漸腴神氣亦王但苦筆札後夫已一入新正

於上真前作誓斷絕之矣不然終爲一窩墨瀆  
無了期也昨因病檢出數年來詩文一百餘卷掌故  
雜事七十餘卷冬邸可就緒異日當露醜於公求公  
一序幸毋相負也第此一念如迦葉舞恐終墮綺語  
障柰何柰何承示交游中新得鄒諫議且日與徐駕  
部周旋此大足爲麗澤益鄒公負中外望太重一時  
公卿當惕息自勉無可以當白簡者萬一官府微有  
不同替御少爾違節輕爲論建偶致逆鱗群公不免  
紛紜又增一番事矣須公不憚斟酌務全國體乃佳  
徐君嚮托草其尊人志銘而未見狀來非僕敢宿諾

也元馭憂毀之餘爲物情所羶悅弔者不已病亦無  
已新婦復遘疾俄頃便逝見元馭羸狀駭惋不可言  
公別帑勸駕之意良篤僕謂出世經世皆賴此身吾  
儕小人不知其他唯以身爲急耳近來除目種種可  
觀孫選部誠名士似得公力不淺兒子流落京邸使  
鑿坯之人尚礙眼耳可恨可恨今聞已歸差足慰矣  
張肖甫便附此不一不一

又

新歲三日會瞿汝立云吾夫復動歸念有北人便即  
手作數行附之計已達矣汝立去之旬日而見邸報



則復庵宮允爲吾丈上請告䟽盖甫奉講筵之命而  
即杜門何丈之勇於去也近事誠所不快然官府之  
與言路兩皆有以取之亦各有未是處大抵三代而  
後不必事事皆當意人人皆可觀亦只是小小補貼  
耳除目屢下田野宿物收且盡而次及於僕齒舌之  
餘即不出豈足爲高吾丈視僕生平亦豈泊然無宦  
情者第嚼蠟之味覺於戊寅鑿坯之誓堅於庚辰今  
雖上負賜環下負推轂有所不容已也䟽不稱病而  
稱乞骸盖欲避調理之說斷將來宦路吾丈念之念  
之計此時當已在道而未見部覆將無政府不自安

強尼此行以爲廊廟重耶

又

丁侍御迎家人至接手教及僕出處云二三君子意以爲似不宜輕動張肖甫司馬雖娓娓勸駕而微言畧如吾夾汪伯玉司馬有書亦爾乃知豪傑之見骨肉之愛與世情故絕不同也僕實未暇於中較量只爲庚辰心盟必不致負而已若宗伯公故當別論此公出果能行義達道耐世撫物當亦爲上真所許不然自當急流勇退尚未至老所虞病不任耳僕於外跡差近而心境未清雜念時起且世福轉深則道緜

轉淺虛名日甚則實德日損以此恐恐不敢戀桑榆  
之晷期之隔生或易爲力耳邇來處分多出  
聖斷不傍落大是佳境第某人消息若何鄉衮得自  
安否吾丈所稱近况與物情反側之故大抵當坦然  
待之惟月且小加斟酌樞機時一檢慎可也初與宗  
伯計以留院相期不謂屬之貴宗亦似穩延陵既特  
遷峻陪而吾丈仍故綬何也見補少常則孫太夫人  
果物故矣家弟尚未覩除目渠似無可無不可臺觀  
武定氏而宰公中丞不以爲非則禍似不易解吾丈  
可作培植語勿有所加也不然彼之疑念轉深而於

先師談過之戒小成牴牾矣瞿元立第三弟復

文懿一何陵夷至此耶可歎可歎聞有使命䟽到日  
當不及爲僕借言然使僕至三䟽則苦矣餘俟面悉

又

昨草草數行附使者以謝計行期當在月朔兒子出  
送荆老屬其少湏於郡以圖一錢僕身滯環堵而心  
搖搖挂故人青雀間邇荆老告别作大啼僕雖勉自  
制收淚胸臆終不能忍盖自愛弟入閭後二三故知  
搏扶殆盡巖穴中僅一頰果形影相弔衰相漸現恐  
不能待諸賢功成之日却笑安石老諄強以絲竹消

之計惟有空王一法而已公欲消搖留署爲六月之  
息亦佳僕意不欲太原公有所措置且親近公與洪  
陽及收召鄧先生輩布列有位而已鄧似未肯公便  
間一吏之何如水利一策尤長塞外不唯可實邊度  
亦足制虜馬但須因地利順民便如世尊所喻調絃  
之說乃不生變第目前欲捐數十萬金作母而緩收  
其子於數年後恐司農眼孔不易入也昨歲收獨常  
熟崑山儉而吳江次之吾州與嘉定似小舒但積侵  
之後菜色猶未復耳此事撫按可以調停要須廟廊  
作主大抵蠲赦利於頑猾而柔良不沾賑卹偏於小

豪而卑赤鮮與一日不可無良有司如嘉定令數十  
曹江南膏血當不賸盡偶爲賢者一及之勿復謂朽  
株充有火氣也扇頭詩亦小見微意而衰落之餘都  
不成語衣物至微渺寧足報伸僑札之好耳錢氏墓  
表已脫稿幸爲轉致侍御君不一

又

家弟歸得手教及詢之家弟云云亦相同搏沙作餅  
勢無復合但終不至犯名義而顯爲摧挫南雍一塊  
土似足藏身僕豈敢作輦上解淡生活沾沾充隱弟  
實無能用我者近遇一異人傳持頗有小驗其老丘

差佳但不堪桂玉知何文舉生珠之賀不勝  
公之戚想得公依止不至損耳楊戶部應尾忠  
愍公之子當洒掃公門奉一慰籍之兒子嬾廢得公  
與沈宗伯相爲警策可望焚舟之舉僕却不敢別有  
希覬也族子養志老而貧以一簿爲蹄涔附此信不  
悉

又

家弟歸拜手教具仍念存僕蝸涎自濡蚓壤粗具於  
世緣鮮所干涉獨先君子身後一事爲忌人所抑腐

心者十七年於今矣曾有疏草托太原公而會家弟  
北首屬令上之乃云得所聞俟僕勉出而後成上僕  
不勝憤懣歎曰此所謂馬生角烏頭白也兒子魯舉  
老夫教必須撫按或臺諫建白乃可私心甚然之其  
道無繇也長至後故朱中丞諸孫出燕中闔郡縉紳  
與兵道書見示中間爲中丞闡發幽潛懇惻悲壯之  
極云自吾丈手筆且謂撫公已行郡覈矣倉皇與家  
弟謀以撫公爲朱中丞請而不爲先君子請同事同  
鄉一舉一置人其謂何弟復何顏焉請恩澤亦何辭  
見逝者地下旋走謁撫公句曲則郡併以先君子報



而按君條陳之草具幸皆在列矣謂太原公再及之  
念此事在宗伯宗伯有通家分誼且素辱文字知必  
不作前人忍既出臺諫公議如吾丈嚮擬事體亦較  
穩愷第條陳列款勢不能詳加以年祀向遠見聞稍  
異各曹之於政府不甚關白非吾丈慷慨一言之誰  
爲援者中丞尚未復官今始得復則已復官者自應  
獲贈亦事理之常太宰處不免借重大司馬矣按君  
痼瘵民瘼誦吾丈大䟽嘖嘖感歎條陳中二款實絲  
吾丈意爲之尚懼司農之扞格也獻歲聞當上會典  
例有宮端之擢不然亦光學被金紫鳳皇臺一片地

知雅意在攬輝恐不能相俛而下也瞿汝立前聞病  
阻良用懸懷觀除目殊慰此官比之二部椽却有生  
色艾光祿何以不召亦必用故事相尾耶吾鄉延陵  
有子不他聘其恨轉深蓋以東土之押全出吾夫又  
謂二三君子轉目之云退婚自渠故耳渠俟大察後  
擬比上方欲作官不至放對吾夫第以靜默待之可  
也兒子承規切明春始得一意筆研次兒托庇所苦  
良已殘歲復爲幼兒了尚平之累可作無事人矣餘  
不具

又

兒子在都再書具感肺腑之愛及歸極稱公氣節  
畧以爲生平目中無兩但欲舉世法之所艷者以加  
諸鑿坏不能出之人復舉世情之所最忌者以飾樗  
朽無用之物則非知我愛我之意耳生平屈指故人  
元馭愛我而不甚知肖甫知我而不能盡公之見知  
太過見愛太深是不特粉黛土木且將文繡牲犧矣  
年來齒落無一二存者衰相屢現即使覩顏苟出不  
特上負師真下愧同志公試觀朝賢若此時事若此  
僕之墻壁若此而能有所謂劑得乎欲因而有所見  
且爲縣官作織毫益得乎萬勿齒及僕也 主上誠

不世出之主邇來作用大似世廟乙未以前光彩  
而恤民一念又似勝之災異種種正是天心仁愛惟  
聞有可憂者腐腸之藥與伐性之斧耳昨見榮轉官  
庶遂領坊事六典載筆成周之史佚白虎橫經元祐  
之正叔公但雍容步武以俟天人之合五嶽小起方  
寸即以吾師恬澹二字消之則所深望於故人也

水田之說嚮見徐孺東極稱其利僕亦  
深以爲然但思二百年來豈無一人識如孺東者中  
間必自有故故不甚從臾之將來能竟其用否懼云

立有子大可喜見間幸爲致聲家弟承諸公雅意行  
一南除庶不以棘刺中打筋斗也區區續集將二百  
卷在肖甫處魚豕之訛不勝校將來不免求椽筆  
一叙之亦名根未鏟之證也肖甫博大自是一鉅公  
邇來能自持正即有齟齬何害然須賴公時時警策  
以善其後汪伯玉近相過數日羅汝芳周思久二先  
生一飯而別其來歷不同皆異人也餘不敢贅

又

兒子歸得公手札具肺腑語隨作一報封肖甫司馬  
鄙中致之計當已徹覽矣是時兒子言公極稱於所

知謂僕尚可一割故哢哢數語殊自悔之牝鷄豈亦  
堪犧而故斷其尾乎一笑來諭謂姑與無町畦任其  
處分要歸潔已此是野人芹曝由來所獻純甫此官  
便是吏隱於中少得恬澹趣豈受彼牢籠若爾瞻即  
日請假覺少扳人眼鼻善類皇皇如搖旌矣公所云  
瞿元立云云僕近來覺得機軸若此元立但勿於格  
外作念立足乾處彼不得而親踈有何不佳文章一  
小技於道未爲尊少陵亦自言之何況我輩向亦偶  
爲此曹子鳴其不平耳管君近益精心佛門然好作  
有爲跡得非蘇晉逃禪意耶家第以齋捧之後五日

後可到矣。冒酷暑驅馳七千里，寧無殷深源、周子治之歎。目下且欣聚首，以濁酒澆其磊塊而已。承有令子舍之戚，尤非旅邸所堪，不能奉慰。聊此草復，不宣。

又

前有小啟，附使者去，計已達矣。得太原公近書於吾丈，甚注存，以僅餘一。直臣碩果不食，不當更令南。此當是實際語耳。吾丈見示語甚適宜。於此要見大學力家，第冒暑驅馳齋捧，私心憐之。欲爲求一留司，以稍弛擔，且不換長安眉眼。仗吾丈大力，今果得之。其感慰當何如也。僕學道無得，衰嬾相籍，僅成就一酒。

食漢浮沈里社不敢作應世想亦不敢作出世想而  
昨傳 聖問及賤姓名者此何所自幸三四大老寬  
我一齧中長物不至勞齒頰也言路洶洶得小定否  
瞿元立竟不能小示超格耳緩既有味卑散亦有味  
但桂玉可虞耳孫齊之兩兒崢嶸足慰貧病餘不敢  
悉

又

邇有兩信通候計久已達矣僕殘人也初度之日方  
一若螫懼客見踪故買一舫艤避之泖湖塔中禮佛  
既僧冀小資冥福而已何足以當長者賀且屢絲寸



犀豈木客山都所宜濫耶來諭知且委蛇史局  
作柱下玄同於長沙太息少恐嗟間此是下情  
所願八俊之說嚮亦微聞之今了然矣當事者不  
用公言然不能不用公意也與其激而使惡孰若  
引而之善雖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此甚不易也  
高帝在天之靈使此曹之終爲呂強懷恩則善矣太原  
以友于之戚迫欲歸而不得今作何狀公了不及之  
天下賢者寧復有幾彼此爲宗社蒼生勿以議論  
小矛盾使宵人得投間也君實與子瞻晚好幾不終  
千載遺恨肖甫大度長者近見感事微軾悟得非特

正之效耶僕老矣灰且冷矣而猶有習氣在妄謂特  
賢語及氣節則蟻奔而附稍涉學則魚貫而上獨  
文苑一途轉更鬱塞公大將也與青甫方在柄忍不  
爲小立赤幟耶家弟滯闈頗苦折屣少年前僕謂入  
長安中亦焉能免折腰也但二十八年科第稍可憫  
耳來幣附壁却有野人之芹知不以爲羨或不忍拒  
也春氣漸和爲道自愛

又

自吾丈別後感事懷賢之念時時觸中些以尋跡未  
定遠信難托牢慙之思又無可告語者燈下三三

子澄處一相問慰耳吾夫途中有一札與太原公語  
多右二子渠頗不憚吾夫入朝後一書見及云宮洗  
比見貌和而氣平但胸中尚有二子在更後一書釋  
然矣二子山陵以前未必非群然而攻之者未必是  
今 聖見已定國是已昭諸老在政第當以虛心受  
人語實心處天下事不爲利害謀不作人我相太平  
未有不可致者吾夫尤不必輕及予告請南信心而  
行中立不倚此所望於大賢君子也聞太原請假想  
亦爲山陵一事勞憤致傷今復得仲氏計恐不任手  
足之痛柰何肖甫夫豁達大度入領兵柄宗社福也

唯要於情字上小破除耳僕少能進七箸而齒落殆  
盡衰相種種與死爲隣唯不畏死差與人異大師信  
益杳然方以懸弧之日避客栖泖湖塔院供佛之餘  
與僧共噉風雨蕭條景物晚莫所喜以故人問若貂  
襜褕不鑪而暖却附復不次

又

久不聞問良用懸懷兩臺爲先君子及秋嗟中丞條  
請恩卹前是一介以咫尺之書奉懇計已達矣太原  
公曾爲致情於臺使者故托之今尚未有定論想部  
中爲冊立午朝二事徵左又考察自陳紛紜旁午故

木暇及第人子區區之情真以日爲歲耳得其者  
報甚寬將無調停之說行兩相持而交餒耶令人  
薄覺得南中差有耳眼野人不應作此尋闢語當  
指自懲太原公近札云公所上疏雖忤青密致書  
兩臺令尋公微指從容行之不意公不知翻以爲  
所謂恠者必非親得之小一辨明何如此公與公  
本生死契鄙意殊不忍賢者之自爲敵也僕今年  
六十有二賴小得將牢力粗堅色身以俟師期誠  
不願復塗抹也聞大司馬之去復繇中貴人清時  
有此可歎可歎適歸熙甫先生次子北上索數行  
先容渠中

見法僕若為雪之今事解而家破矣彈鋏悲歌中多  
伏櫪語以公誼人且好爇甫祈一聞之餘不悉

又

前出候病策於奔牛見之則首問吾丈起居云八月  
九月間霜露之恙來病君子不能從事筆研不然先  
人壟頭一章當不讓景宋矣然今已勿藥今拜翰教  
果然且諗知直溫寬粟之誨能使諸生肅然而心服  
二百年來宋李復見今日竊謂省院大小南北徑庭  
何啻倍屣獨南雍之重逾於北雍人材固爾也僕老  
矣衰與懶乘之學道雖無所成然竊吟六夷滄海之

旨實不敢以天下事措懷况病第婆娑據梧老婦呻吟待盡袁氏之女又只旦夕矣方拮据醫藥之不遑而能棄之出乎老夫盖信僕之可而不能信僕之不可僕於此月之十九日已發䟽乞骸必不得請當謀再上非不知上恩不可負知已不忍違且貪與賢者少日周旋恐有所未能也凌氏自貽之戚然愛子就逮群獲見法亦足以洩衆怒矣叅䟽得無乃過乎又不知將來作何結束也使旋聊此附復不次

又

昨者草次附申區區出處鄙見而我老友以大義見

裁必欲使之一出蓋先君子受 上恩至深厚而家  
 第近復以病乞身僕更偃蹇朝命以自為名罪何所  
 逃老夫責我是也且甲申之濫竽老夫有力焉然以  
 為未可出今者以為不可不出老夫豈宛曲隨人作  
 圓方者且病第大有起色矣僕亦何辭以貪一壑第  
 衰態如此安能強自振刷以小補 國家苟冒昧尸  
 祿異日狼狽而歸老夫憐之晚矣捧袂之期或在春  
 晚也別諭六生事緣袁之長子誠可憐他不盡爾且  
 所犯題劄不小臺綱凜然豈可以兒戲望之僕固已  
 測老夫之惠不克終亦不願老夫之終此惠也嗟



有三及可無復言矣使旋此附復不次

鄧太史汝德

前於許敬菴京兆慶拜先生手教匆匆未及作答旋聞有經筵之召私與太原公往復三四意必欲先生一出以光 聖朝倘念太夫人高年不欲遠離或朝奉應酬有妨靜攝則留都玉堂小可樞托不謂中途復上請告之章艣首遂南確乎不拔真勅九潛龍也第方天下文明之際或可少一見乎瀕仰師第所論得用不得體得體不得用先生是大乘菩薩不宜入辟支佛果僕以亡第之痛旦夕歸矣而爲此言先生

將無咲其不情也同年劉同野子便附此不一

吳太史

世貞懶廢僻處瑯廬每公過吾州卽拜尊刺之辱知  
而倉皇追跡至河清則雲帆縹緲於清洋玉山之間  
雖從者不忍題鳳僕寧無赧顏君子之至於斯也  
聖主不憚罪已手詔起二龍淵潛復返論思之職于  
載一時甚休甚休惟是賢者咳嚕之餘天下以爲口  
實所望一立善類赤幟而已么磨瑣屑似不足以煩  
方寸也僕故名教外長物捨身之未能苟以燕拙便  
頽百念灰冷惟懷賢耿耿未盡忘竊成一掛律贈公

與定宇太史書之扇頭及不腆即附定宇致之知不  
麾棄幸母以示人可也勉旃自愛不一不一

徐官諭

曩時公自山中北上而貞以斃繫斗室不獲聞問遂  
致闕焉無一介之使今春乞骸請告兩有蒼頭北行  
此心望公如望日而病廢之人不敢徧作朝賢書問  
有所掛漏則生得失以故益自沮而公不我棄也惠  
之教言副之武錄則奚啻几杖之見媿矣公瑰竒之  
文冲夷之度清孤之操所謂材則梗杞德則金玉而  
能黯然不露太音希聲其在茲乎破山之劔輕用之

而光奪鋒挫者何足與議此也區區已老而且有害  
坯盟乞骸之不得故移而請告非敢復有他覲也且  
夕轉徙長林叢薄中爲七尺之坎以待耳茲因學海  
太史便附此社稷蒼生之軀唯自愛不一

馮開之太史

前有一書附果上人去緣果欲收月溪講師之骨而  
瘞之爲數行先容計已達矣同州王老來却得先生  
教言欲於秋涼訪我海上村中紫葵白茄所不乏獨  
僕雖習慙領家言尚是門外漢不足與先生棒喝相  
持第二兒子驕雖稚似窺見一斑其時幸與達觀禮

作借一勸之也王老志乃可志耳此公少時好攝生  
無所得始遊五臺從苦行妙峰比丘講而又無所得  
慕曇陽師之跡而過江又無所得以西方爲三十六  
最後策然已老且好酒不耐枯淡湏大善智警策之  
作隔世緣可也敝城有海寧寺者其正殿一佛二菩  
薩像端嚴妙好爲江左第一而殿久圯勢且及像果  
上人之師明因者慨然欲葺理僕亦勉力爲助之資  
且半而不能繼不敢妄損先生橐欲借一言之重於  
里中好善者即無異大檀越也屠長卿遂杳然無復  
跡尚不至作善星比丘先生能以白牛車喚轉之乎

不次

分類

卷之一百九十四

二十一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九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王胤昌

下走負跣弛之性乏鄉曲之譽既不能曲意以事  
言路貴人又不能蚤自引退以來茲憎口執政  
不禱其服俾存一綫需次鄉井爲願滿矣爲分  
海內士大夫卽不以媚白簡而無下石則有之未  
能見惜者也卽見惜者有之未有能排狂瀾樹赤

爲下走一鳴不平者也毋論他人不能卽下走亦不能也何者搏飯既窺明索非易與嫂並處表介寔當且令下流之士嘵嘵自洗人不寘之不聽則以爲不自量作復出地而已誠不意廟廊之上持天下萬世是非之柄如執事者而爲我致辨也執事之文天下萬世誦之執事所持是非之柄天下萬世信之此下走所欲言者執事已言之而又何足言乎也雖然執事知己也知己而不爲盡誰當盡者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下走蹉蹉一介之操亦未易述也當嚴氏炙手時其意亦以爲僕足羅者蓋數近而數遠之終不



能羅我而會故人楊仲芳當論報密使人告急且有  
托孤之語是時家君方躑躅邊寄念欲顯救之則不  
敢陰爲之則不能而座主王太常稱巖氏客亟往與  
謀因爲隱以諷之而不見聽尋仲芳受禍之次日隻  
鷄斗酒飲泣致奠稍損橐裝津遣發弱巖氏後微聞  
之意不樂然僅令銓曹勿與司鐸而已至大計吏尚  
未議逐也又二年而先君以疆場之議見讒又二年  
而先君以疆場之事見禍此爲下走激也者抑非激  
也激則下走尚不能稱人何論一官哉奉諱之際搏  
踊絕食自分必死偶不死耳歸侍老母撫弱弟以處

苦塊至於禪服不茹葷不入內不踰喪幕此鄉黨三  
尺童子所知者當是時自謂戴盆何以望天故雖公  
除之後葛巾布袍且履陶器自弔喪問疾之外不敢  
預一切慶賀禮不敢領公府尺帛不敢與宴會何況  
音樂晨起輒讀佛書以果歸因用空城現稍足自支  
至於養生之書亦絕不置覽明非本趣也磊塊之極  
不能不付之酒取其沈愔毋所知覺而已歛宵牛飲  
當自有人第非下走耳下走之廢棄者十年然國家  
之所僂辱嚴氏既稍足當而先君用伏闕之章見雪  
復還故官得從改葬柰何責下走以讐國也下走固

不敢爲矯矯然自弱冠登朝絕不覩狎邪面家守先  
訓大小千指無一曉音律者年近三十無子先君爲  
置二媵連舉三子其媵一死一存存者亦且老矣唯  
生平好諸書名畫古墳典之類即廢箸鬻衣有所不  
顧近置一圃頗有泉石臺榭花竹之類是以區遣餘  
日即使其人舉以督過下走不能從也夫人各行見  
而已其所以毛摘下走則非其責下走以出處則何  
敢盡廢下走豈嚇腐鼠戀戀一官者往時所以不能  
墜鑿坏之節有二其一

天子雪先君而後用下走且一時公卿故人所從史

誼不敢已諾而自遂其二則欲有所效於先君未已也然今下走服官僕僕刀筆於朝事民瘼小見寸禱則猶可勉而就寢食不然而今之佩玉衣錦夷猶夏旂之表鳴騶坐輿偃蹇吏民之上人雖不言能不內媿於志乎虞仲翔有云死以青蠅爲弔客即一人知我者不恨今有執事一人在夫復何言自今而往已矣靡所不杜口矣舍第行聊此附聞并徃掛刻請正緣方刪易未爲成書秋末當別上一部也清朝簪筆映照遠邇加餐自愛倘因北風復惠德音

又

丁丑夏拜公手教及所爲僕辨訟書至秋中而  
有齋捧役謹附報啟一通并拙集上之歸詰所以  
云公賜沐歸信陽矣其書與集留之趙定宇太史竟  
不知其爲洪喬浮沈否也貞不能自固匹夫之節強  
出供人齒牙需次里居一丘一壑遊戲子墨之林是  
以老矣無端爲尺一所駭懇辭之疏至公卓而被阻  
方在踟躕間一白簡復見藍矣雖慈母如公能亦無  
三至之疑乎第貞所愧跡者一出所愧心者園池飲  
食圖籍之類耳此外不敢有毫髮負橫山烈婦錄始  
得見全文公一片惻怛慷慨心乃爾第令僕視此婦

却不免汗顏也學園憲蘇舊得抄本於確山今頗有  
魚豕之誤今利本甚佳且有玄晏之序昏爲貴矣於  
竹二古蹟清絕楚楚九友齋增歲寒之益休汝諸容  
得無少寂寥乎有梅谷一卷吾吳前輩名筆也不足  
以酌來雅聊見縞素之重耳見論得拙集若是近歲  
增校者不敢再上有新利二種附覽辱委喬峰亭記  
欲留去人五日而授之渠不能待當更覓便專納也  
木天之地待公氣色太夫人不可以板輿侍乎幸甚  
其驅以慰物情不一

又

真業以擲身方外七尺團焦作夜郎王國青雲故人  
不能在臆獨我公大雅醉心之久間一二怍怍懂懂  
而里人金生歸稱與公比鄰得數奉教云公且用使  
事於春仲渡江訪僊跡因而過我無何魯將軍至其  
言亦合審爾則雲窩蒼苔其心破長者轍矣老僧縱  
得半升忙無不可將軍鬢髮渥顏猶能開五石弧雖  
舌底蓮花縱橫而語及經世鼻息涕然不能無動意  
第才大非世人所能用也僕生平不曉談兵雕蟲之  
技乃是多生業障填人齒牙未滿今方掩耳之不暇  
而將軍必欲餽蛾眉於混沌使之倚門可咲亦可畏

也將軍誠感公重公尚誼薄雲天厚德聞宇宙幸解  
我二人縛放之清冷豈不快哉時事轉眼倏忽萬變  
不知者以爲變知者以爲常耳計當不滿大智識一  
笑也獻歲加餐自愛

又

貞自鑿坯來弁山片石久不沾異人跡而明公儼然  
臨之音微恬雅清暢真秋月春風草木所被藹然生  
色惜迴風雲旗言別恍忽不能少留日夕耳得教知  
以水澁改陸車馬風塵不無跋履之苦抵家侍太夫  
人寢膳當自調適第時事頗佳不宜濡遲命駕以



歸問諸公之臆慎覲諸利具諗大雅文字故不几獨  
未拜二姑山記梓耳如貞智草喬峰亭記瑯鏤鎖屑  
久而更愧之何足廁公亭壁別昏見諭捧誦不勝酸  
鼻以公風木之思若彼肺腑之愛若此即貞雖不文  
敢不勉強握觚翰以從事第入春夏善病病得之思  
息多擬於來歲初一日焚筆研殘冬先謝竿尺若公  
具行實以秋冬間附來當一一如命慎勿顯介布幣  
一魯將軍能不出否必出無爲倒屣者且或有意外  
止之秋風漸涼爲道自愛

又

屈指與公把袂時恰周歲矣臘盡而使若果至以手  
教大幣介令先公之狀來何孝誠篤懇若是也司馬  
子長於李將軍蓋慨然深悲其不遇矣故於所著傳  
描寫委曲殆盡千載之下猶使人立髮酸鼻僕之托  
契門下寧後少卿先明威之視李將軍奇數則過之  
矣雖李將軍有陰禍而先明威世世有陰德宜其子  
孫之顯阨相遼迥也鄙文不能當子長萬一公試讀  
之或亦能令逝者不骨耳第自別公即善病病至八  
月而解委頓一榻栩栩如蝴蝶今則頑健勝故矣然  
苦身意俱不能淨筆研之役僕僕無追時不獲已誓

之佛前新歲從斷絕耳鄧先生大乘法器也公所  
詩相結爲世外緣固善第東方曼倩不陸沈金馬耶  
僕於和韻非所能辱見命不敢不勉爲之殊愧形穢  
又憶得昨有諸子篇併書一扇頭附覽區區此念欲  
於名根力鏟削然一札二百言終始不離名如何如  
何不滿猶龍公一詫也復陶拜嘉幣儀却納并有經  
利土布之類附遠意照入不次

又

兩月來見邸報有居憂信竊意已之朝矣而今乃未  
之朝也則日侍太夫人湯藥躬含歛附於棺者勿之

有悔焉矣公真孝子哉僕荷公國士之知於先將軍  
有通家子弟誼竊欲持三寸管而效不朽之微勞於  
竹素顧其辭曼弱不成語方且愧之而使者以手教  
至過相挹謝若真可相籍而重者是益僕愧也區區  
之視太夫人與先將軍等豈敢獨有所靳公之不忍  
破僕戒也則鮑子矣元馭宗伯方一切謝絕而於公  
所懇則似有許色僕當時時爲從臾之必不至誤大  
事於其時竊亦欲托片言於絮酒之末而今則未能  
也廟廊訪舊猥及不肖蕭艾之微豈敢與國香並席  
以故力辭而守此丘壑然實不負庚辰初念耳乃公

先公未寃之典爲言則無所逃罪第所以爲  
心者區區忠勲爲權臣所抑屈向既白之幸而  
則亦可以藉手地下矣僕髮且種種苟得所謂未  
寃之典而亟歸則是以一出徼息也出而所可建白  
者爲何所可稱塞者爲何恩益深顏益醜位益高  
益重將何以藉手先師也旦夕惟有轉徙深僻蔬食  
水飲爲容棺之墟以待耳近來料理拙文數年內所  
塗抹不下於舊大槩綺語障深不忍付之秦火無以  
應命先師傳板在荆老虜亦糶糊惟雲間新利完好  
而案頭適已盡却後可竟寄也夫貶祗領薄奠附之

來使殊爲不處伏冀情亮

又

七月初有信至張助甫中丞因附咫尺之書俯以不  
腆不知無浮沉否遠辱使將手教兩帋中具塵冕之  
袍與棲壑岩之致令人爽然讀二記毋論其文辭鉅  
麗而已乃其感慨蓄育陶洗超脫而又不爲弔詭此  
秣林之根抵物好之針砭也所示館閣諸公借老丈  
爲儀羽移書侶道有司勸駕而公益堅考槃遠追誓  
墓今世路清夷賢者彙進必使巢田奮庸固似滯世  
若夔龍在野恐有任其責者公似未得高枕而卧也

聞木天之地不無吁咈君子爲敵隱憂未淺以公長者稍爲調停之亦可龍蛇卷舒故自易耳僕因師期轉賒汨沒七載茫未覩效邇始違一異人所傳殊爲易簡卽此法治耳疾神於社公之酒多矣不敢自私聊以奉薦無礙上人從管登之結夏天池未久徃之南海欲追笑師故事僕謂達磨旣東來二祖不西徃且入番之路蜀與京而已海舶多遲羅占城去天竺殊杳然此師良爲失計取其一念而已登之跡遠公之西方而心子牟之魏闕公之不來是也隨其心淨佛土爭如何所教證種種何必染削經行然後稱此

萬世盡十六應真并古銅缶陶盤皆清閔閣中品但  
僕一禍隨身盛長者之惠如何所謂有此異物必擇  
異人歸之可也秋深珍重珍重

又

昨公以出處深致見詢切謂公考槃之操甚堅乘軒  
之願甚薄而於大誼未甚當且今台垣三大老視公  
軍行不爲前坊館諸賢則瞠乎後矣而鼎貴至如金  
紫下者亦銀緋即公出而以一青衫立龍尾侍臣之  
末即不出而使錚材宿學高節正議之士卧箕而洗  
頰恐俱非夔龍之席之所安也今得教果然矣卑既



脂矣馬亦秣矣苟公以經世之蓄應世何官不可居  
以出世之學應世何官爲我累滿盈之戒是猶龍公  
學問猶未是西竺古先生學問承念及先君子塋祭  
其疏自兩臺使而成之宗伯但宗伯許爲移銓曹議  
贈有成言矣而忽中變疑亦貴鄉一二老阻之顧  
聖王之恩不爲薄矣長夏有事先隴必露寵光便於  
傍鑿一容棺之穴下見逝者不至大媿足矣足矣公  
拳拳見詢喻君乃楚之常德人其傳甚的而証甚奇  
第令真氣一至自然爲我周流如輪王七寶若後所  
云云未之敢信也渠曾云有病耳者久自獲聰公能

誓不傳人後當密以相告亦不必問此君也此上之  
序俟小間具草今則未暇也富貴兩字中人如膏肓  
愚侮人若牽傀儡何至今日公始恨之惜之早強食  
自愛餘不悉

又

每從邸報問吾文除日不得不知文星之尚在角亢  
也使者冒毒暑水陸二千里至則其一病矣俾就肆  
便湯藥已而出積別大誨與語刻種種具列令人心  
目一醒前後三記博雅絕倫老吏之愛石雖與李蔡  
皇牛奇章同而所以用其愛者異彼特以驅有力也

之耳石如有靈其沾沾於老夫當不啻勝二公也夫  
陷說勘破物理三列傳尤見高誼以老夫所不足者  
豈僕一卮語而見需若此年來甚苦雕蟲之技受役  
於人刺促無休息時第義不容已不免拈筆草數百  
言既成而讀之都不知作何狀今錄稿上如不以覆  
瓿者當畫烏絲於蠶紙書小行致之燕邸也張陽和  
太史一入鳳池便優轉鑿坡不俟秩滿必以此例待  
老夫此語度不滿高明一噓然亦恒人之情耳僕受  
常德喻布衣訣誓不妄傳人昨云爲家第病佛前識  
罪書與之仍勒彼勿泄今爲吾人不免又破戒矣萬

勿輕泄爲僕下地域種也至祝至祝兩芝杯拜賜與  
三兒逋酌薊門意苾酒便是覩芝字餘不一

又

獻歲以來婁從邸報知門下超佐成均峻長坊局兼  
清武黃儒者之榮甚矣要之鳳皇池汪濊恩波終不  
足以溷箕頰一派清冷也貞自昨冬叨玷除日上書  
乞骸未蒙見亮當時朝野知故咸謂先君子拜地下  
之錫非常若更偃蹇朝命以自爲名非臣子之道龜  
勉一出悔吝百緒加以餓草苦口隱憂刺裹病第尚  
在邁軸殘荆宛轉牀第寢食之間無一是處以故於

天上故人非不欲通咫尺之間而慙沮次且忽忽  
若遺忘乃更承不鄙惠以德音中間字字肺腑言言  
金石貞何人斯而敢當此嚮誦大䟽草於鄙心甚合  
遲之十餘年而後得上既上而所亟行者 景廟實  
錄而已建文之光復誠不易然終是萬古不可磨滅  
之論是䟽也始基之矣故當有知音者張陽和宮諭  
未論出世與否要是大經世人曇首衰門之嗟威明  
絕錫之痛豈惟一家一人之私也門下謂其嗽粥少  
而肌漸削未幾物故乃云近所感恙亦畧似之以爲  
憂此君骨聳而太枯神短而多役是以不免門下氣

清質厚心坦思裕故是句曲華山中也何憂之有  
向所傳喻君法雖於聞根未必効要足小康或公行  
之未合作耳二室諸記詩便是山史董狐從姑附庸  
既蒙胙土少室從盟復得狎主何幸如之僕老來始  
獲一寓日三山二水小有題咏惜其晚合所謂不及  
檀郎年少時也非久當遂初服併以請教不一

文

世貞方請告杜門與客茅生者談茅生故嘗習老丈  
僕謂當今冲雅如黃叔度退讓如羊鉅平淵博如杜  
征南文采如陸平原者老丈一人而已茅生爲咨嗟

歎賞久之。蓋質明而老丈之平頭以書至矣。契合一  
何神也。老丈書凡二通。申契濶則悵河山之隔。懽然  
不能奮飛。叙雅寄則動箕頰之思。快然若披雲霧。至  
於流悼亡第。載讀夢言。使人一字一淚也。腸寸寸折  
矣。亡第器業粗就。名聞粗章。有佳子。姓粗。繼誠如老  
丈所稱。但天地間無故失一善人。捨此衰劣。垂盡之  
兄而去之。今存者何以度日。區區遠心。而出尤悔萬  
狀。且日受筆研債。不休生趣。盡矣。以故懇上疏乞休  
第。不知廟廊諸君子肯憐而放之否。老丈書謂比來  
益與藥物親。日噉粥。僅一器。此外輔以少茶果。頗與

張宮諭相類貞於三月前已得喻竊謂不過偶然食  
飲小失宜爾且老丈精神淵著何物宮諭可比今得  
教尚未平而詢之來人語亦如之不免懸注大槩藥  
物攻治太峻則益侵脾過補則愈妨食噉唯在去思  
去煩去憂去恙而已黃蘗趙州俱有對症藥要在自  
得之龍華山寺便是老丈異時白業堂亦號綠野鏡  
金佛作旃檀觀亦得作卍霞燒亦得知美醜唯心則  
去捨無戀矣太華山賦瑰麗之極豈貞玄嶽所能唐  
突去人急不及題後俟有北役便馳上或當更在先  
也今歲龍蛇殆甚此間陰司馬卒魏公卒蜀中張司



馬卒蓋皆小於貞一兩年不特二弟有閔希言者頃刻坐脫羅近溪者談咲而去則皆老宿也然逆於一時可歎可歎付之無可柰何而已薄意將值不一

李本寧叅政

山中無復世緣雖故人時時夢寐而關途阻脩何由一通訊問乃飛鴻宛然尺素係之別楮數百字皆肝膈語且被我以復陶食我以紅鹽口體之間無非雅覓菰蘆中頓爾神王矣關中學使京口無兩此其才卑卑滿百何敢望一于鱗第其覽識中窾汲引功深于鱗高簡龍門自擬物情軒輊故不盡誣也以公秀

余少山人系和卷之二九十五  
十四  
傑之才小斟酌其間便足光掩疇昔僕比待罪陞墮  
因得竊窺秦風之雄但於時業稍覺粗曠又乏師友  
淵源公欲取江左清華之氣參之甚善甚善家第齋  
捧還力欲乞休尼之不可今已杜門玉山道中第聞  
兩臺意不合或未能賦遂初耳助甫磊砢有氣爾別  
我向玉門關覺領燕突突除目乃馮君任當是以才  
舉且新宰公卽署交也宦行達矣知太公時少遠然  
以尊甫日左右之蘭玉森繞夷猶其間何恙不已嫂  
近遷長安計亦日勝容廼公健在佳兒時至自來毋  
爲助長也僕於九月舉一孫杯勺益自迫焚香烹茗

展法書名畫信步花竹間調赤白鸚鵡俯碧瀾施  
朱魚甚適間爲責文進人暫苦如博士弟子完日課  
此外皆夜即王國也公欲援助甫例索四律貧不能  
當咸陽繇僅以其半書扇頭供一咲不具

又

鑿坏之人與世路隔絕初不知王父朝議公計缺焉  
生芻方懼無以白於尊甫方伯公而執事惠然數千  
里之書劑以數萬里之物豈玄奘甫自五烽入耶何  
梵夾之饒瑰竒也秦中學政棧樸則楊應寧翹然耳  
仲默于鱗差能以古文誼振之而執事遂雙舉其肘

璽書褒然謂且入陪九列而尚少徐之豈王堂諸公  
不能不介介青紫耶然天中紫微省毋妨吐氣耳舍  
第遂獲步武寧非至幸渠以前䟽故意微齟齬知執  
事省覲情篤當爲促之貞老矣不意天假之靈得識  
一切宿業賣身作道家奴足以沒齒彼白簡中楊王  
二三君子且擬以一瓣香謝之執事何自用干鱗寬  
不肖不肖每及于鱗至於今愀然神傷也承示欲有  
效於朝議公貞之托肺腑者兩世矣其何敢辭十月  
入關與杯盃筆研綠絕杯盃之貺敢返諸來伴而請  
受筆研役第碑志已得人不知何所任之冬寒北地

尤劇加食自愛

又

秋務貴鄉人有携尊公尺牘先容者蓋五載前筆耳  
爲泫然久之而以閉關故不能盡副其意却附一札  
報公一鄉一縑薦尊公几不知其無浮沈否也地下  
之托即以賢橋梓肺腑所素照且不忍以不文辭而  
况重之諸公子無已之孝思乎哉第所虞者楚材如  
鄧林人操掾管而隧上下石俱以屬人口中物如愚  
昆季則不能無正德時康李隙耳念欲返使者而使  
者堅其請謂且迫塋強浣故研從人乞殘筆墨而了

此終恐不能無負至意也所貺雙杯盃緣從梵網木  
義斷酒以故輒附塵敬拜三絕之辱薌帛將遠意長  
鬚碌碌樵汲無可使者亮而置之不一不一

又

前者不腆之文不足以爲尊公地下重而遂勞炎石  
蓋至今有餘媿焉屈指尊服已公除暫爲大方作一  
福星不旋踵而入佐

廟謨定國是使吾曹長保丘壑深所望也僕之踪跡  
見若以微有得者而不知其空空如也草衣木食繹  
居窶縈聊以識宿讐汰沈濁而已家第能謝浙緩差

是暢茲葉山人茂長便附此山人長詩歌饒意氣三  
千里慕公上謁不敢望孟雲卿之於昌黎公必不至  
作劉义也初夏未暄爲道自愛

又

水行三千里去家七週月而訪我弇中僅八日而別  
別時亦不覺異別後忽忽如失且桂魄轉瑩令人益  
思叔度弇中山池不能百畝昨秋得汪伯玉張肖甫  
胡元瑞春時得吳明卿最後得足下與來不疑而汪  
仲淹凡兩與焉僕所以報山靈者亦不薄獨諸賢尚  
默默金玉爾音以此世界小缺陷耳見屬一序二七

言律於寢溲處覓之及寫九釐昏四清江昏十羅文  
昏指節盡痛而無益於足下徒疥壁而已日苦酒食  
徵逐復有官中事一過重九則有被髮入山不復能  
顧妻子足下青年昂貴天縱以才出則衣被一世處  
則暎帶千古綽有餘地第牟腸詰曲獠口犂牙埋光  
鏹鏹以埃蒙氣之豁可也蚌珠勿剖時至自吐公家  
猶龍公亦不廢子孫唯戒臨敵輕喪吾寶敢以此薦  
足下勉旃加餐自愛

又

夏秋以來久不見老丈除目意疑之謂當事者即不



解好真龍何以不至都下過一楚客云已丁內艱身  
既不能得其詳而村僕又無可使者遂缺絮酒脯修  
之敬而賢仲氏至則以老丈之大教隆幣來始知所  
丁者生母匡夫人也讀行狀將數千萬言其文筆古  
勁敘致詳委母論已老丈所以描寫匡夫人之才行  
與有功於李氏者抑何備也非有仁人孝子之心如  
吾丈不能發非有禮左司馬之筆如吾丈不能就僕  
真是受成而已特以體不能太詳不免有所裁損有  
負至意如何如先君子歿八年而始復官又二十年  
而始有贈有祭有塋噫亦艱矣僕始可藉手而見地

下矣第留樞一補大是蛇足頭童齒豁豈堪塗抹而  
與諸少年游且病第雖小間尚在醫藥病婦呻吟  
禱寧能恻然業上書乞骸矣不知當軸者可容鏡湖  
一曲否叔季二君幸爲我致聲聞王太僕先生尚健  
飯真太奇事其以登第之年生者僅恃粥耳粗薺綾  
帛筒布附薦几筵不一

又

賢仲氏孝廉歸有小啟及太君誌草寄上想已達矣  
僕乞骸之疏旣不得請而諸君子頗見挽以先君子  
甫被上恩誼不容負且留事稀簡稍可藏拙黽勉

而北至京口繇龍潭宿攝山探明徵君之遺趾則慨  
生讀江總持之遺編則厭發幾欲轉轂南向次且不  
果人事小間獨處一室念病第身在醫藥尚多進退  
老妻篤困牀第了無起色而諸老之乞休者俱復報  
聞無筴可尋遂初真所謂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鑄  
此錯也足下沈哀思當小紓不朽之業已成勉思太  
上之立以酌造物每邊相知念足下材高翮翮謂公  
除之後宜即出以撫世酌物第覺得文苑一段蒙氣  
茫鬱不散無論吳明卿不復厚即汪伯玉僅得一薦  
刻而復報罷僕之鷄肋故非盡繇子墨客卿也若足

下能如佛圖澄海鷗朝賢則無所不可少泉公乃操  
人便聊此附候起居不一

又

前月得手教領扼之深且具悉苦塊近况恍如面覩  
縻絲不敢遽裁量篋而臧之以俟改服兩王息啟積  
爛然温然適兩兒就試至此傳飲竟夕不忍釋手其  
人如玉詩言故不誣哉金陵之勝足可娛目曹務簡  
省不妨吟嘯特以夏來譏謹世務使人無可着足處  
閏月十九日得下第計遂別作一魔境界區區長於  
逝者十歲焉能久存即不死亦何心在世且夕唯有

乞歸耳痛此子甚彊特以圖中冒暑驅馳窮夕披閱  
摩此竒症病中猶能有所著述以自攄見大怖將至  
恬然坐脫兄聞之固不能忘情於人乘亦當有所印  
證於來去也近料理其詩得六五卷付梓將竟文令  
從子輩錄出續梓之必期玄晏先生一序以附不朽  
當更有專請也仲君事知己無他兄友于之篤士林  
所羨卽有信北上當爲太原公致兄謝意似傳彼月  
旦於君微有頽水之謠倘可風之改玉改行亦何  
難也少宗伯於兄厚矣偶及誹調一端云玉堂故侶  
尚有不能平者此亦何足深念男兒墮地便自有命

如伯玉諸賢竟爾杳然不能使後世無憾於右文之  
朝耳賢妹夾於極冗中一接不及少盡甚歎外有薄  
侑并哭第念四絕句附覽不一

汴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九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答顧益卿中丞

第十五年前所交游多文學氣誼磊落不恒之士人  
靖來耳目無所關涉強起之南都所交游則多老成  
名德長者其愛我知我前後亦如是晚而得吾兄電  
無之矣前覽諸疏其所規畫注措瞭然指掌文辭既  
灑而復古雅然第所深服者不居功不急效有古士

會父子之風與趙管平經遠之畧不似今之逐逐功名之會者而已也以故於大厥序擬少慮其區區而南中正值多事匆匆拈出讀之殆如夢語適有未嘗望學憲之長檄張太學奉訪聊附之以上而使者復至矣損俸以供故人酒又益之以弥貂名藥而亡弟處又拜厚奠尊兄於故人之誼若此第何以爲報耶弟乞歸不遂荏苒滿考抵淮而拜 新命遂以間歸里既免驅馳雜職之苦而不廢贈蔭應得之典於私計誠便第撫亡者殯宮與孤嫠相嚮慟哭歸對病婦視弱兒憂旱憫灾無一開眉處七月連得雨吾州十



可救五六他邑則不能一二收矣來春餓莩恐不  
戊子潢池之變勢所必至今外憂未已而根本之慮  
又有不可言者南九鄉并䟽頗懇切皆第所屬草摠  
東之高閣矣太原公屈爲諫臣以走爲上策而不果  
廟廊之上智力俱困如何第於讞審事不免於八月  
抵任至正月必乞骸矣嘗與太原公書謂幾之一字  
百在 國者有在身者國之幾兄能先之而弟輩所  
不能身之幾第輩能先之而兄不能也兄以爲然否  
承甫不成行於鈴閣小寂寞然遂成山人高節子念  
貧甚得兄憐之便是雪中炭也方爲里舍兒腰領所

九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 頁九十一  
苦卒卒作報殊不悉伏祈照亮

吳大司馬

翁之高才雅望其在貞之耳者餘三十年而翁之知有貞當亦如之自翁之見命受伯母太夫人墓中之役而始辱稱文字交用是貞數薦其敝帚而翁之所以褒擗規錫之者不啻百朋之益今者復受命伯父御史大夫公隧表之後其於感恩徇知之情未能行其萬一而翁過自摧謝輕與見過欵曲綢繆使人情事欲絕貞之此行可以小緩執爵都門候疏太傅之車塵乃為虛辭所惑狼狽治裝翁破其靜攝贖錢

縉導送勤複何翁之厚而貞之薄也瀕行見翁神采  
清澈暎帶我輩追悔前日不能爲國留賢而翁政府  
密書謬見推借謂可自代則貞又當追恨十指當斫  
取譏吾鄉衮不小也江風爲祟進寸退尺忽忽勉成  
一序付之曹郎不知可小重翁行李否蘆夾竟日無  
一往來人尚未知翁成命及代者何公却似夢中囁  
語翹首鍾雲無任惆悵不一

莊中丞

不佞貞之獲附驥於嘉禾也益廿載於茲矣中間雖  
一奉德音而麋鹿之踪多寄岩壑更不獲親炙有道

之容而消其鄙吝唯時時於交游中竊聆風猷而談  
政術有嚮慕而已昨歲承有杖鉞江右之報爲彼地  
士民稱慶未幾而尋預北司寇之推則廟廊之上固  
虛席而待門下恐匡山左蠡之間不能長有德星也  
賢器駿發高第豚兒過時之人獲步後塵復續修通  
家之契幸也辱不賜鄙而遠使致大教將以如天之  
貺且弘垂飾獎何以當之適以考滿事爲南牀所擢  
蓋貞以例問而銓部以例許乃敢成行俱非敢欺罔  
也方杜門待罪忽忽中不克覩縷薄有小效唯高明  
亮存之不宣

荅徐大宗伯

第以十二日抵淮而得叨忝之報又三日而得刻報  
郎以次日走一介投咨結於銓部而艦首南矣取廿  
三日至家謁先祠哭亡弟以次與邦君大夫師門姻  
戚酌酢甫定郎擬買舟玉峯練川之間冀領清誨因  
小報婁江之餞而河魚見妬委頓三日甫有起色而  
使者奉如天之貺至矣教辭累幅所以爲弟慰喜者  
津津不啻自口出而三難之說第初亦不覺之今恍  
然若有悟者第以不才而位遇差踰先人又踰吳中  
前哲則懔然懼且腆然愧矣吳文定邊廷實顧華三

三君子者第尚不敢望下風今乃令當之翁豈飾畫  
無鹽唐突西子者蓋愛而忘其醜故耳獨一時之選  
真於私計良便蓋此遷稍先十日則遂廢考滿之典  
稍後十日不免行役之勞且未能便望里門一邱其  
私果何如其幸也癸卯師門弟齒最少八坐最晚而  
秩稍卑白香山有云越國山川吞碧海杭城梅閣入  
青天吳興卑小君休厭爲是蓬萊最後仙其弟之謂  
耶大旣出自長者不敢以例辭姑勉拜嘉四日後當  
敬造門下不唯欲會叔達子柔所謂紫雲者併擬請  
見之試刺史腸何如耳諸侯面悉不贅

山陰王相公

襲甲申之冬相公與太原相公同日大拜母論遠近  
加額有君實晦叔並命之謠而世貞時方伏巖穴  
與群蠕共仰而巳不敢以賤姓名自通而邇者白麻  
再下鄭公起復朝野之權有加則世貞廁丞郎之後  
僅從寮長聯銜薦狀於戟門之外又微聞將命者奉  
他不知其能徹電覽否也踈庸之跡屢起屢躓晚齊  
歸嬾與世味益左濫筭尸祿日切歸計不意荏苒流  
考行時別吳司馬於病中出相公報札乃知司馬以  
留務謬薦及不肖而相公亦過許之蓋別之未幾而

秋官之命下矣司馬計沾沾自喜第當之者慚汗不  
自禁耳世貞固未嘗得奉下風而仰清塵將無相公  
方厯吐握之懷故采及於葑菲之賤邪分當竭屢北  
首展謁堂下一傾其肺腑而問之識者皆云既有  
新命例不當入都門坐是中止而敢以不文之啟上  
瀆今財賦之地連遘堯湯之變盡爲甌脫公私俱困  
人鬼未分朝野橫議螽起蝟發堂上竒兵不在小人  
而在君子惟相公與三四大老當必有大作用大幹  
旋其間顧非賤愚所能與知也鄙俚無識干冒尊嚴  
不勝皇悚



趙汝師

僕以得北谷晚倉皇治裝又坐亢旱毒暑不敢有所  
過從而獨謂公輒辱留款至醉飽行時一切不敢赴  
餞而公獨盛供張使玉陽公主之而身避抗席無論  
居平道義之愛其一時所以隆施於不肖者何如也  
初傳陸司寇代震涯太宰而僕代之未敢信行至淮  
報者至果然矣更三日乃使材官齎南銓部咨結以  
往卽轉艦首南矣衰遲嬾散之人得與諸賢並升而  
又不廢所得 恩命且以其間歸哭亡弟撫病妻焚  
昨歲所領先大司馬誥黃於墓真倖事也念卽欲乞

身恐涉負恩非臣子之節故勉擬秋季履任完大獻  
三月作歸計矣館選已定玉堂諸賢迺有遷轉成均  
之說灼然不錯願公暫一赴之仕止久速泯於無跡  
此吾夫子大段作用也山鬼伎倆有盡老僧不見不  
聞無盡左右前後伎倆太原公不能以不見不聞處  
之却以獻於公如何兒子無復得預選理然不得更  
自有味公意想同之不一

王春陵

世貞又玷一壑於世無所比數濫竽留省日抱歸悰  
以故於我翁左右僅以公事一并通咫尺之書而邇

者叨冒除書方懼非任而翁儼然以大教先之謙光  
下臨賁飾逾分豈貞蓮芴所敢仰承伏諗台履萬福  
成德遠播四夷賓服八荒偃然惟是充豫以南江表  
中外赤地千里民無半菽今雖賴聖恩隆沛可以稍  
起溝瀆而萑苻之警恐將來未已唯翁一留意焉撫  
填之寄則汝南張助甫襄垣郭致中其人也今雖起  
而未用此不可緩也役便邗爾附謝輒申區區伏惟  
鑒存不宣

馮侍讀

世貞向者辱今先季祖少洲公道誼之愛已待罪書

社則承令先叔祖冶泉公文宇之弊蓋三十餘年矣  
嗣後則竊聞尊父老先生風猷政術表著一時至門  
下而遂晉讀秘書入侍講幄簪筆法從冠冕詞林如  
邇者楚棘程義雖僅吐一班遂爾踔絕今古吾家文  
恪文成非所敢望也世貞少而不敏亦竊希慕觚管  
之業而實無所成就垂盡之年不意復覩名世之作  
者尋又聞考績 恩綸正當門下如椽之筆不勝踴  
躍私幸念貞行能下中宦蹟低薄荆妻庸庸闔閭孱  
婦俱無可稱紀若先公之盡瘁 王室南征北討孤  
忠勁節功大不賞易世之後始見褒旌贈官祭塋今

已粗備詳具所上志傳行狀中唯是先母郁恭人裔  
出名家端麗婉嫵事先君以慎待二孤以義家難二  
載籲天請代後死十年克終不懈於古彤史差不覷  
顏門下幸登而詳著之則我二先人地下之光子孫  
世世之感也不腆粗幣愧不成享唯冀亮存萬荷

葛檢討

不佞貞以甲戌春獲瞻先太保端肅公於朝列尋竊  
從長公龍池先生於同寺俱沐杯勺殷勤之懽蓋至  
於今耿耿焉壬午之秋門下褒然領解東省明年遂  
登鼎甲讀中秘書晉領史局於端肅公蓋有光焉而

見子騏亦竊玷南省蹉跎濩落幾復不偶不意得預  
公車之席而門下實司藻鑑焉韓退之以不出大賢  
之門下爲懼騏可以無懼矣惟學術不加益志行不  
加立以負大賢之知則懼滋甚耳唯門下誨而勗之  
乃所望也世貞衰老無狀久廢田野誤中物色等濫  
留樞今又謬叨 恩寄日抱小草之愧唯懷賢狗知  
一念有不能自己者敢因笈便布其區區伏惟炤存  
萬懇

沈純甫

貞辱老丈肝膽之契前後見於尺牘者非一而至靖

應促膝澹園夜飲數舊論心不過一二昔耳然與家  
第僅三人今其一已爲異物矣人間世缺陷可歎可  
歎自我老丈賜環之後爲除目所急遂正九列然高  
才直節不能俯仰時趨與政地少齟齬奉身而歸天  
下高之且謂太翁太夫人俱大耄無恙老丈得日視  
耳旨寧以三公易介惟是節聞翩然有蓬萊之游生  
事塋祭了無所憾二尊人真福德人老丈真孝子也  
貞老矣偶後家弟死然去死亦無幾強顏而出強顏  
而食祿今又強顏而遷計惟有一歸耳天不悔禍根  
本之地水則白波際天旱則赤地千里周餘之黎靡

有子遺老丈讀禮之餘寧能恣然不置念耶用行舍  
藏固孔氏家法然終不以蜚鳥之視而忘擊磬之心  
也如何冗極不能躬造几筵短夢生芻耶寄仰止哇  
亮存之

又

前者匆匆成一步奉奏先翁靈几得報書誦所惠志  
狀者而後愧燕辭之未能悉也執事儼然在衰經中  
猶不忘勤存故人而顯使遠來惠之以德音申之以  
雅贖蓋愧焉若復奉顏色於澹園中然益痛家玉樹  
之摧折而歎歎不能禁也老丈念及此更益其黯然



矣世貞老矣今以行役之便得治其私所以未敢乞  
骸骨者非其地也月未強之任苟完大讞歲懇上書  
歸里度老丈未即禫除尚當呼舡艦徑造通德里門  
結一浮家汎宅緣第恐老丈蒼生之望與猿鶴相妬  
耳天下事尚可爲若夔龍巢許之地無分蜀洛則宗  
社之幸也見委黃庭俞張二跋敢不如命第不能逃  
愧於續貂耳冗次不一

許孟仲京兆

自公之別垂一載矣忽忽如有所失每念清茗菰蘆  
何異潁水門下方侍奉太公擊鮮飲醇以窮無事之

養益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也第今水旱頻仍公私  
耗竭計庚寅春夏之交又當如戊子矣大則潢池小  
則萑苻其兆已見非得名世之才如公者數輩分布  
要地以綏凋劫而銷禍變將來不知其所終也公亦  
有意念之乎大學述一書及荅問數篇僕不知古今  
本何如第覺公提掇喚醒精神躍然得千古不傳之  
秘王文成是單刀直入作用爲其徒說得虛幻沒巴  
鼻公與之雖不無小牴牾而實相發即紫陽先生亦  
不能不以元功見讓也秦中諸文種種有意有色而  
凌雲之材扛鼎之力又能稱之必傳無疑唯雜詠一

卷雖佳境層出而小涉議論時露蹊逕遠則唐人之  
清詣近則陳王之自然要須於此慶小加奮精神餘  
不才然辱公之知若此豈敢辭稊稅之導俟得命以  
全著作見委卒業庶有以報也暑氣初盡爲道爲天  
下自愛

張助甫

嚮有一啟附吳山人去及報使者書計當俱達託室  
弟以六月初報政至淮陰而有今命歸哭亡弟則耕  
復如無而舉足下與明卿之夢於殞宮相藉有餘  
矣八月杪彊之金陵任決筴以正上疏乞骸骨會

臣有得罪於其長者計銓部當必外遷謀以爲之不  
當報政與銓部之不當許欲媒鄰而塞其竅嘖嘖煩  
言賴主上洞察之更著爲令甲然第意與消泯了  
無復餘乞骸之章苟不獲請當再三請計半殘之身  
且夕爲吾有矣是下凡耳與聞府推第私計之寓宇  
之內無一寸稔地大則潢池小亦荏苒勢所必至非  
得才如是下者三四人鎮定之吾不知所稅駕也故  
人余宗漢明府遷貴郡附此此君詩在貞元大曆間  
而人則可當五柳先生元紫芝不直以其官配也唯  
是下念之餘不一

王師竹

伏審道體勝常令問日暢昨覩玉堂諸公以次遷擢  
殆盡而我公宿德重望乃獨歸然行且奉及矣武試  
事想當仰借急欲得序論策一讀以窺經濟大畧僕  
賴庇以六月報政至淮而拜新命既獲免禴禡之勞  
又不廢贈錄之典中間以便歸故里治其私亦云幸  
矣獨歸撫亡弟殯宮對孤發纍纍更增一段苦慘耳  
不能遽割時趨勉爾之任第國是未定國本未立吐  
突進李絳出水旱頻仍疾癘爲毒前路茫茫有何可  
據高明必當饒定見定力也役便聊此奉候空言區

區外亡第行狀一帛附覽

李本寧

夏初見邸報內朝儀知足下已入金明侯除目不得適以報政離金陵抵淮而有新命返鷓故里則不能時得邸報久之乃聞有大梁之補中州和淑八方所奏道里適均於布宣縣官之化爲易且七年前舊物似非偶然者第鳳皇池故人步武八坐寧恐坐視足下折腰外服賜環之召當不遠耳僕老而不能自決遂挂世網今既叨冒此遷贈先單後於世法若所謂榮者殊不異波浪中一漚泡耳何足論也歸後撫亡

第殯宮對發婦孤兒纍纍滿眼腸爲寸折次第收拾  
其遺詩文梓之天下大矣念能操千古觚翰黜陟者  
獨公與伯玉明卿三四君子而亡第皆得奉下風今  
以風猷氣誼托王元馭爲誌銘伯玉任墓碑趙汝師  
作傳似可無憾獨所恃以不朽者其遺詩文詩文之  
所賴以廣而久者是下與明卿耳彼玄晏之序三都  
何能唐突不腆之幣敢塵記室伏惟鑒納爲懇

李使君養愚

昨因一材官候學院者不得消息資盡告歸爲作數  
行計已徹台覽矣吾郡魚腹之餘賴門下加意撫綏

蠲其繁苛而賜之禱節二麥亦遂有秋可以少適菜  
色不意天未悔禍兩月之間旱魃爲瘡播種之地若  
焚若赭聞門下爲民請命之誠至厯且薦此間三事  
庶尹憂惶亦如之而了不之應今計窮矣即旦夕獲  
澍無及矣計惟有亟飛報旱之章然後按實續奏庶  
幾當事者不以後時齟齬然行之者兩臺而主之者  
實門下也震崖定宇華松諸公實同此懇而貞敢先  
焉惟亮而采之幸甚

陳都諫

嚮者以岩穴之踪樗朽之材辱匠石見采俾得備明



生樞櫺之一用益私心感之而不敢以言報也丁  
之冬僅一相聞竟未由躬造門下請教旋聞晉擢天  
垣陪與機政大䟽之在邸報者往往寓正直於忠厚  
先體要而後操切私心儀之竊意承滿考至都得一  
望見顏色欲有所攄吐而今者叨 新命歸候旨於  
留京之近地忽忽如有所失方今三公九卿秉羔羊  
之操諫官極骨鯁之選慶曆 聖德此其時矣然而  
國本未立也國是未定也國天未安也此三者必明  
公所深留意而不佞之所拭目以俟也人役發匆  
匆未竟諸容嗣布不宜

袁都事

僕以前月廿二日入叩尊公高齋握手劇語而出第  
覺其膚色稍萎黃肌體亦漸削以後連得兩書伸弁  
園虎丘之約辭旨迺爽書法蒼勁曾未何時而計音  
至矣天乎痛哉僕不覺哭失聲惘惘忽忽累日夜即  
擬奔馳修生芻之敬而病脾病目方以身付醫藥不  
能出門僅一效薄賻於伯子計兄此時已在苦次矣  
聞尊公所感微急無所苦頃即奄然真人之去留固  
無碍也名德位祿幾無所憾惟以百年爲期尚未滿  
願耳聞兩臺已上請卹之章固宜爾也謚法當得清

簡或端簡之義正直無邪一德不懈於尊公稱也駢  
奠之期在中秋後先此奉聞不一

穆少春

前者劉侍御以今先太公之狀來問墓表於弟茲時  
忽忽爲亡弟含辛勉爾塞白并有不腆鄉帛就托劉  
君奉寄後得石東老書知己達矣而未奉尊兄一帋  
將無弟文不足以爲九京重耶惶愧惶愧尊兄孝思  
純篤談禮之暇他念不雜必有著述之大者以垂後  
若東老榮位隆崇委寄專篤而能持之以勤守之以  
默且遂舉雄真是慰吾曹屬望僕老矣再疏乞歸而

不獲請兩具謹言草而不見庸兒子之倖薦不足以  
解亡弟之至痛如何如何已節容棺之墟於先君子  
側得請之後即消搖俟期而已適汪山人亦去附此  
此老七十九而遊不已詩思亦不衰云與尊兄有故  
契貪一相聞弟不知其能達遲鴻臺否也外二刻專  
爲亡弟者附覽不一

舟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九十六